

《香港革命軍首部曲：洋紫荊共和國》

作者: 歐子爭

Powered by [紙言](#)

第一章 兒時戲言

第一章 兒時戲言

我們是香港人，是香港回歸中國後才出生的香港人。

我們沒有經歷過英屬時期的香港，可是在心底裡卻對她充滿幻想，總是情不自禁的在圖書館翻查她的資料，她的一切；縱然在中共的資訊限制政策下，已經很難查閱.....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理應可以享有高度自由，港人治港，可惜，可惜這份自由自主的權利，正如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之言，「不是香港的自主權會被北京剝奪，而是這項權利會一點一滴地斷送在香港某些人手裏。」

香港新界以北的土地，在十多年前透過保皇黨與廣大支持「理性務實」的港人護航下，終於慢慢被中國成功回收，成為名為「香圳」的中港融合區，現在只剩下香港島與部份九龍的土地是屬於港人，應該說是名義上屬於港人。有趣的是，當年有份出賣香港的人，竟然一方面投訴國內自由行人士及投資者推高香港物價，影響民生，一方面在選舉上仍然支持賣港的保皇人士，哪怕今天香港只剩下一個小島，他們仍然支持著賣港的一群。

記得那年的冬天，我們一行人坐在荔枝角公園的涼亭內，細訴著我們嚮往的未來.....

「我第時要做特首！」

「哈，弱智，你又唔係共產黨啲人，你有咩能力可以得到提名？」

「唔係講過之後嘅普選所有香港公民都擁有提名權同埋投票權咩？」

「講遮，唔好當真啦。」

「我就想移民，去邊度牌得，只要離開香港就得。」

「講起移民，唔知道去左瓦努阿圖既南菱呢家生活點呢？」

「你做咩唔出聲？」

我輕嘆一口氣，「我要改變。」

「改變？咩嘢改變？」

我接著說：「我要改變香港，改變呢個世界。有人講過一句說話，『改變不能接受的，接受不能改變的』，無論如何，我都唔能夠接受屬於香港人嘅嘢比其他人慢慢蠶食.....」

想不到我有勇氣說出如斯夢話，不過這番說話的確是我真正的夢想，我所追求的夢想。

眾人在聽到我的「夢」後都默不作聲，場面頓時變得鴉雀無聲，也不知過了多久才有人打破這個靜局。

「孤容所講嘅，正正就係我心入面所諗嘅嘢，我哋應該要以幫香港建立更好嘅未來為目標而奮鬥！」

眾人齊道：「好！！」

電腦螢幕上顯示著一頁安裝進度資料，97%...98%...99%...100%！

「得咗啦.....」我感動的說。

我對著耳邊的藍芽耳筒說：「管理員廖孤容身分確認，進行代號二預載程式。」

牆上的揚聲器，發出一陣機械的聲音：『代號二啟動，石鼓洲已經封鎖，革命系統啟動。』

另一邊廂，駐守石鼓洲的保安員緊張的說：「電腦發生左咩野事？」

「咩野革命？快啲知警方！」

「唔得啊！通訊系統壞晒！連電話都用唔到！」

終於成功了.....我等待了這麼多年，終於成功了！

接下來就要把我的同伴資料輸入電腦的革命系統。

「電腦！把以下人士列入革命系統成員，張景輝、林恨凡、林翠珍.....」

『指令完成。』

這次能夠順利完成佔領石鼓洲，全賴我是開發「國防系統」一員。二零二五年三月，香港正式開始研發國防系統，其表面作用是用作保護香港，以防在日益嚴峻的中日關係影響下，香港會受到戰爭的影響，不過，它的正真目的是用來控制所有香港市民。

國防系統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封鎖，透過中國於二零一九年開發的「極低量力牆」技術，只需要少量的電力就能展開一道無人能穿越的透明牆壁，此技術在往後的示威廣泛應用，每當有人準備示威的時候就在目的地展開牆壁，用「防止人們受傷」的藉口來奪去人民示威的自由。

而我身為政府程式設計員，有幸加入負責開發香港版本的國防系統團隊，更加是開發團隊中其中一位核心成員。我偷偷地在系統裡加載了私自建立的程式，還好政府工作就有一個特式，就是「是是但但」，過程怎樣完全不重要，只要最後弄好了就行，管他有沒有BUGS。全靠政府的「傳統」，終於能夠見到一線曙光，一線實現夢想的曙光。

「電腦，連接至黃聽易和司徒依風。」

『指令完成。』

「律司，我地已經完成計劃，得到呢個島既控制權，跟住就拜託你進行獨立宣言。另外阿風，我已經為你準備好表演嘅舞台。」

二人齊道：「收到。」

茶餐廳內傳來一陣騷動.....

「喂喂喂，大新聞啊！你哋有冇睇電視啊？」

「叫乜春啊你，嘈怨巴閉。」

「有班人好似佔領左一個唔記得咩野名嘅島，仲話要宣佈獨立啊！」

「係唔係好似以多年前嗰啲佔領中環，坐下馬路渣？」

「唔係啊！真係佔領咗啊！」

不止茶餐廳，街道上、寫字樓內、商場內，全香港所有地方都在討論這單大新聞。

保安局局長，正與他的屬下進行一場緊急應變會議。

「到底做乜！點解會比班人佔領咗石鼓洲？」局長大喊。

「我哋收到情報，呢單野係由一個叫做廖孤容既程式設計員發動，佢透過修改『國防系統』控制咗石鼓洲嘅所有防衛裝置。」警務署署長回答。

局長再次大喊，「搵人CUT晒佢哋啲電！睇下無晒電個系統仲點行！」

警務署署長輕嘆一口氣，「局長，石鼓洲有自己嘅供電系統，島上面有風力同太陽能發電裝置。」

局長皺起雙眉，「乜話？咁CUT佢水，睇佢地頂得順幾多日！」

警務署署長再嘆一口氣，「局長.....石鼓洲有自己嘅儲水庫.....」

局長氣得暴跳如雷。

我看著眼前的電腦，把一個軟件安裝到自己所配戴的Google Glass上。

「系統，設定以下裝置為革命者，DS1211、DS1212.....」

我把眼前十副Google Glass權限設定為可動用防衛系統的「革命者」。

「系統，將島外力牆等級設定為戰爭模式，將島上電力集中於石鼓洲康復院，啟動全數防衛機械人，並以『code04』進行布防。」

『已完成指令，電力集中於康復院，現在電力供應為平衡狀態，機械人已安照「code04」指引，分布在島上。』

我閉上雙眼，深深吸了一口氣，「終於搞掂晒……」

第二章 洋紫荆共和國

第二章 洋紫荆共和國

「除左奕南菱之外所有人都到齊？」我問道。

「無錯。」駱天瑤說。

我把所有google glass逐一交給在場人士。

我說：「呢家島上面所有人都比我困左係康復院一個大房入面，有五部機械人係度睇實佢咗，人質可以為我哋爭取到一啲時間。最後想問下你地，係唔係真係要陪我進行呢場革命？呢家要走都仲黎得切。」

眾人笑著說：「係！」

「非凡哥，我想你幫我安排好島上面擴建住宅區嘅事宜，當然仲有規劃農區、軍事區、康復院改建呢幾方面，你可以用電腦幫你計算。」

梁訪凡（非凡哥）說：「ok，好簡單，藍圖早就做好，只要修改少少就用得。」

「島上面嘅糧食夠我哋維持三個月，三個月內我哋要完成自給自足嘅所需條件，同埋要政府準許我哋運糧船進入島內。」

「司徒依風，我已經安排左記者直接黎島上面採訪，你可以盡情發揮。」

司徒依風緊握拳頭，「等咗呢一日好耐！！」

「阿輝，你.....」

張景輝（阿輝）中斷了廖孤容的說話，「防衛系統嘅設置由我黎搞掂。」

在我的帶領下，各人開始了革命的第一步，把石鼓洲變成一個基地，一個革命萌芽的搖籃。

記者到達島外力牆附近，我使用掃瞄系統檢查清楚後，透過機械人把記者帶領到復康院內剛好布置而成的臨時外交部。

黃聽易說：「各位記者朋友隨便坐，我哋等陣會進行一場獨立宣言，獨立宣言會由外交部部長司徒依風進行宣佈，宣言之後就到大家嘅發問環節。」

司徒依風慢慢走到講台後，開始獨立宣言。

司徒依風首先清一清嚟子，他多年來為市民在街上請命，多次因為遊行示威而被判入獄，終於有機會得到一個舞台，一個革命萌芽的舞台，他身心都感到無比激動。

「面對中國對香港所進行嘅一切政策，一早已將香港變成一個水深火熱嘅地方！我哋為咗下一代著想！為咗香港未來著想！我哋一定要為香港而戰！香港係中國不可分割嘅一部份，然而中國係度不停破壞香港故有嘅文化、土地、經濟等重要嘅領域……」

「……我宣布，石鼓洲正式脫離香港以及中國，我哋國家將名命『洋紫荊共和國』。」

二零二六年五月六日，洋紫荊共和國立國。

記者們急於把現場資料傳送回去總部，全港不少市民一同在看「洋紫荊共和國」的獨立宣言轉播。

「班友仔都痴線，睇死佢唔駛一日就比中國收皮啦。」一老伯大聲說。

「咪就係，唔係大陸香港一早收左皮啦，唔識飲水思源，九成九收左美國佬錢，黎搞衰香港。」另一阿叔附和。

「班死老嘢真係煩，過咗咁多年都未死晒。」某青年說。

「現在會交由我哋外交部副部長林恨凡，解答各位記者朋友哋問題。」黃聽易說。

林恨凡站到台前。

「我係無限電視記者，我想問下你哋會點樣處置仍然係島上面嘅香港居民？」

「係現階段，我國正為佢哋辦理入境手續，稍後時間將會聯同香港政府研究交還香港市民嘅程序。」

「我係香蕉日報記者，林副部長，請問有咩嘢條件先可以移民到洋紫荊共和國？」

「移民條件將會由入境處處長係稍後時間公布。」

「……」

大多數記者都只是詢問門面問題，在記者會進行三十分鐘後，在黃聽易的安排下，所有記者都離開了洋紫荊共和國。

及後，中國政府外交部馬上「發布講話」，內容指中國不接受洋紫荊共和國的合法性，並要求島上所有人都離開該島，該島仍然是香港領地，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

張景輝拍檯大喊：「冇冇搞錯，我哋快啲反擊！」

我若有所思，「唔使反擊，佢唔發表呢啲言論先至古怪，只要跟住我哋嘅計劃進行就得。」

『警告：有可疑物體正在進入東方三海哩範圍。』

「咁快就黎，阿輝、女班長，你哋陪我去同佢哋玩下。」

我、張景輝（阿輝）以及張語靈（女班長）一起去到由復康院改建成的基地控制室內。

「系統，將防衛系統攻擊部分控制交由張語靈控制。」

『已完成指令。』

張語靈透過google glass看到島外的情況，她發現到島外有不少水警輪。

「系統，把島外情況顯示在控制室內。」

『指令完成。』

控制室內一個臨時搭建的螢幕出現島外四方的情況。不少水警輪圍繞在島的四周，當中以東方的數量最為多。

「女班長，係我發出訊號之前，唔好攻擊佢哋。」

張語靈點頭。

『外來訊息，要否接收？』

「系統，利用獨立通訊線路接收外來訊息，並於控制室播放。」

『指令完成。』

一段聲音就在控制室內響起，「我哋係香港警察，你哋已經被警方完全包圍，請馬上解除國防系統，放低所有武器投降，否則我哋將會行使適當武力將你們制服。」

「系統，開始錄音。」

『錄音開始。』

「我係洋紫荊共和國總統，你哋呢家將會進入洋紫荊共和國嘅領海範圍，假如再唔離開嘅話我哋就會派出船隻進行驅逐。」

廖弧容右手在眼前一掃，『錄音完成。』

「系統，將錄音傳送至島外嘅船隻。」

『傳送中.....已完成。』

水警輪上，所有警察都被弄得怒不可遏。

「佢哋乜料？講野咁串，老頂，快啲攻過去啦！」

「係囉，唔快啲搞掂一哥會嬲。」

他們的領隊閉口不語。

一時之間整艘水警輪上鴉雀無聲。

突然，領隊終於說話：「唉，算啦，我哋收隊，再同頂爺報告。」

「點解啊？點解要走？」

「呢個國防系統唔係流嫁，佢哋力牆就連洲際導彈都可以擋住，除非用核彈炸佢，如果唔係無可能攻破呢個力牆。」

眾人只好收隊離去。

「佢哋走左啦。」張語靈輕呼一口氣。

「哈哈，唔走都無用啦，都入唔到黎。」張景輝笑說。

我點頭道：「暫時都同計劃一樣，係時候安排市民嘅運送。」

第三章 人質

第三章 人質

「哼！都唔知你哋點做野！」特首拍檯怒吼。

「特首，係暫時情況下係無可能攻上島……」保安局局長說。

特首咆哮：「咩嘢叫無可能？你哋唔係唔知呢單野已經變咗國際新聞，中央最忌就係呢啲叛亂分裂嘅事，你哋竟然搞咗咁多日都未搞得掂？食屎大嫁你哋？」

政務司司長答話：「特首，不如我哋搵網路安全中心嘅人幫手，hack入去島上面嘅系統，再關閉佢哋個系統。」

「好！呢個主意好！保安局快啲做野！」

網路安全中心收到一哥的命令，要入侵石鼓洲的國防系統。

「唔得嗰。」那人說。

那人上司呆了一呆，「咩嘢唔得？叫你做就做啦！」

那人接著說：「喲，首先唔係話hack就hack到，再講，我早幾日已經試過連接上去個島度，點知發現島上面嘅系統根本就無同互聯網連接。既然無連接，我想問下你又點hack到入去呢？」

上司呆若木雞。

「好，為咗避免比人入侵系統，成個國防系統都係無連接到互聯網，不過我安排左三部國防系統外嘅電腦係可以連接到互聯網，而且仲有一間房提供wifi服務。」我解說給各人聽。

我接著說：「不過呢啲都唔重要，最重要係黎緊人質嘅移交安排。」

王冰萍舉手發問：「關於人質嘅安排，我想問下大家有冇共識？」

女班長說：「我哋不如黎個投票，睇下要點處置班人質。」

「我動議拎佢哋黎同政府交換物資或者一啲對我地有利嘅條件。」阿輝說。

林恨凡（煩人）說：「UM...我諗為咗我地公國既形象，應該無條件交還人質，如果唔係會比人攻擊我哋，將我哋形容成恐怖份子。」

阿輝想了想，同意的點點頭。

我右手在眼前掃了幾掃，在google glass內開啟了一個投票app。

「現在請各位透過google glass進行投票。」我說。

「投票將以記名形式進行，請選出自己嘅決定。」

在場包括我在內總共有十人，在三分鐘的投票時間內，各人都很快作出了自己的選擇。

「系統，將投票結果顯示出黎。」

『投票已完成，投票人數十人，棄權票為零。選項一，以人質換取利益，票數為3；選項二，無條件釋放人質，票數為7。』

我沉思片刻，雙手拍了拍。

「大家，我哋無達成共識，我哋不如進行一個辯論黎解決分歧？」

我接著說：「如果無人反對，咁我會公開各人嘅選擇，然後再為各自嘅選擇進行辯論。」

「系統，進行不反對辯論投票。」

『投票開始。』

這次投票時間為一分鐘，大家都在十多秒內就完成投票。

『投票結果顯示，沒有人反對進行辯論。』

「好，咁就開始辯論，題目為『應該無條件釋放人質』，正方為投了選項二的七人，反方為其餘三人。」

正方七人分別為我、煩人、阿輝、司徒依風、王冰萍、駱天瑤和林翠珍。反方為女班長、非凡哥和黃聽易。

「一於由我黎做今次主持，由於反方人數只有三人，三人都會成為辯論成員，而正方就要揀出三個代表黎進行辯論。」我站在眾人前道。

眾人點頭。

「就由正方開始發言，請問你哋搵好代表未？由邊一位負責發言？」

駱天瑤舉手，「由我黎做第一個發言。」

「OK，你有三分鐘時間發言，依家可以開始。」

駱天瑤雙手輕放在前方的木桌，雙眼掃視現場各人，輕吸一口氣。

「我哋既目的係為咗建立一個自由民主既國家，我哋為咗防止香港一直以黎嘅心血被中國強行奪取，為咗防止佢哋嘅惡劣文化進一步蠶食我哋嘅故鄉，所以先至會進行今次嘅革命。假如，我哋呢家用手頭上嘅人質去威脅政府，去換取物資，咁樣同邪惡嘅中共有咩嘢分別？我哋都只會成為一堆罪犯，一堆為咗建立自己王國而佔領香港土地嘅罪犯！所以，我哋應該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

「天瑤，你發言完結？」

「完結。」

「好，咁呢家就到反方嘅第一次發言。」廖永祥看了看女班長。

女班長用手拉拉衣領，稍作整理，走前兩步。

「由我黎做反方第一次發言。」

「好，你可以開始，時間係三分鐘。」

「我哋今日之所以會係埋一齊，去佔領石鼓洲係因為我哋已經走投無路，我哋睇唔到香港會有未來，睇唔到我哋嘅屋企人、下一代可以點樣再居住係一個由中共控制嘅國土之內。黑心食物、官商勾結、二等公民、文化嘅侵蝕.....呢一切一切都迫使我哋進行今次嘅行動！呢家！我哋係進行緊一場革命！我哋唔係一群君子！就算我哋點樣唔承認都好，我哋都係一群罪犯。我哋為咗香港既未來而不惜犯法，我哋要做嘅就係為咗我哋嘅親友、下一代創造一個屬於我哋嘅香港！而要做到呢個目的，我哋就唔可以再咁仁慈，我哋要用盡一切嘅方法，去達成我哋嘅目的！」

「女班長，你發言已經完結？」

女班長點頭。

「咁呢家就由兩隊嘅第二位成員開始進行一對一嘅發問，每人可以發問兩條問題，發問時間三十秒，回答時間為一分鐘。」

司徒依風說：「我係正方代表。」

黃聽易說：「我係反方代表。」

「好，由反方開始發問。」

黃聽易用他那凌厲的眼神，狠狠的瞪著司徒依風，被瞪著的司徒依風，後背涼了一涼，黃聽易在司法界是有名的狀王，由出道至今未嘗一敗。

「你哋話我哋咁樣做同中共完全無分別，咁我想你哋諗清楚，到底我哋香港人試過幾多次『和理非非』嘅行動？而呢類行動又得到咩嘢嘅後果？.....我想問嘅係，你哋到底有咩嘢計劃，可以有信心令我哋呢場革命可以和平理性咁進行落去，而又可以成功達到目的？」

司徒依風淡然道：「香港係世界上最特別嘅地方，香港人熱愛和平，鍾意用務實嘅方式去處理問題...咁多年黎我哋試過唔同嘅方法去喚醒仍然沉睡嘅人，不過我哋都知道，呢個世界上面有一種人係永

遠都無可能叫醒，就係扮訓嘅人.....香港正正係有太多扮訓嘅人存在，我哋之所以選擇革命，並唔係為咗『寧為玉碎、不為瓦存』，我哋係想透過呢場革命，去喚醒所有香港人！去喚醒所有扮訓嘅香港人！我哋要佢地知道，香港人係有能力，亦都可以去爭取自己嘅權益，我哋唔係二等公民！我哋係寫正體字，講廣東話嘅香港人！.....要叫醒呢班人，需要嘅並唔係血，而係耐性，用無比嘅耐性透過理性務實嘅方式迎合港人口味進行革命，咁樣做先至有一絲嘅希望激起千重浪。我講咁多都只係想表達出用激進嘅方法只係可以叫醒一班沉睡已久嘅香港人，而呢種激進行動，係好多年前已經成功喚醒咗唔少訓緊嘅香港人，而現在，我哋已經唔再需要用激進方式去喚醒一班唔係訓緊嘅香港人.....我哋要做嘅係用和平而有力嘅方式叫醒埋班扮訓嘅香港人。」

黃聽易嘴角一笑，眼內泛出微弱嘅淚光，然而在其他人察覺前就用手輕輕拭去。

黃聽易說：「我諗你無聽清楚我嘅問題，我嘅問題係你點樣保證呢件事可以用理性方式進行而又可以成功？」

司徒依風大大力吸了一口氣，「咁你又有咩嘢方法保證激進行為可以成功？我哋無人可以保證任何事！假如呢個世界所有人都覺得『既然你都唔可以保證成功，我做乜要做』嘅話，咁香港只有滅亡一條路可以行！我哋唔可以有『不做無用之功』嘅心態，我哋要做嘅應該係『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就算到最後失敗，我哋都為香港嘅未來踏出咗重要嘅一步，革命嘅種子終有一日會遍地開花！」

第四章 求同存異

第四章 求同存異

黃聽易整個人輕微顫抖，淚水再忍不住奪眶而出。

黃聽易默默道：「無錯，我哋要做嘅係散播革命種子，就算到最後失敗又點？孤容.....我唔可以繼續，我決定支持無條件釋放人質。」

此時，張語靈（女班長）和梁訪凡（非凡哥）都站在黃聽易身旁，輕拍他的肩膀，為他送上一片紙巾。

二人同聲道：「我哋都改變立場，支持無條件釋放人質。」

頓時，所有人雙眼一潤，司徒依風所說的正正是他們進行革命的原因，為了使香港人醒覺，他們決定成為罪犯，也許到最後他們不會成功，不過！他們卻不會成為如中共般的犯罪者，他們只會用香港人獨有的方法，用理性務實再加上強而有力的革命，用香港獨有的革命方式為香港揭開新的一頁。

我笑著說：「既然係咁我就去安排人質交收嘅詳情，司徒依風，你同埋我一齊去，我哋要親自完成呢次交還行動。」

司徒依風笑著點頭。

我點算好島上的人質數目，再用電腦安排了運送人質的船隻，就走到監困著人質的大樓內。

「各位，我係洋紫荊共和國總統廖孤容，佢係外交部部長司徒依風。我諗你哋都知道呢家嘅處境，石鼓洲已經成為我國領土範圍，由於你哋既身分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居民，所以無權停留係我國領土內。我哋將會帶你哋離開，將你哋送返香港境內。」

台下人質七嘴八舌，熱烈的談論起來。

「總統大人！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台下某青年說。

「請講。」

「有咩嘢方法可以申請移民過黎？」

「有關移民政策我哋仍然制訂緊，當政策決定之後就會透過傳媒發放。」

說實話，現在還未做好基本生活所需的建設以及必須的防衛設施，實在未能夠安排外來者加入。

「收皮啦你，香港就係比你班仆街搞衰晒！」台下一大叔叫罵著。

我輕托眼鏡，微笑的看著他。

司徒依風瞪著那位大叔，「我係洋紫荊共和國外交部部長司徒依風，針對於岩先位阿叔既發言，我想

澄清返幾樣野。第一，呢度係洋紫荊共和國，唔係香港；第二，香港之所以會失去競爭力，全因為有你呢種盲撐政府既渣滓存在，一方面享受被政府揸乾你咗，一方面又埋怨政府，根本就係精神分裂病患者；第三，如果你再係度挑釁我國官員，我唔排除對你進行拘捕行動，我重申一次，你咗全部都係非法入境者！！！」

在司徒依風一輪毫無間斷的言論下，所有人質都不敢再開腔發問。

「很好。」司徒依風說。

我說：「系統，安排機械人運送人質到碼頭，把人質一一帶到船上。」

『指令收到，執行指令。』熟悉的機械聲由牆上揚聲器傳出。

兩台兩米高機械人，很快就到達我所身處的房間中，人質們井然有序的排成一行，由機械人帶領他們前往碼頭。

「唔好咁勞氣，呢啲阿叔一個招牌跌落黎起馬死十個。」我說。

司徒依風搖頭苦笑，「我唔勞氣，只係登佢咗可憐，或者全世界就只有佢咗係會以奴隸既身份站係暴政者既角度黎諗野。」

我輕嘆口氣，「無錯，好無奈佢咗已經慣左做一隻食用豬，你呢家去話比佢地聽『你留係度會比人食嫁』，佢地只會鬧你，話你唔知足，人地比埋豬餵你食，比埋豬棚你訓，要食你都好應份。」

司徒依風無奈一笑，「要令到市民唔敢甚至唔會出黎為自己嘅權益抗爭，最好嘅方法果然就係當佢地豬咁養，比足夠嘅生活水平佢地，但係又唔好比太多，等佢咗覺得自己有目標可以奮鬥，自自然然就會變成一堆唔識思考嘅奴隸，為國家、為政府、為既得利益者努力咁付出自己嘅血汗，去換取完全唔合理嘅報酬。」

我與司徒依風互望苦笑，往碼頭走去。

碼頭。

人質們已經登上了我為他們準備的船隻，而香港政府在我們的安排下已經做好了接收人質的準備。

我接駁到石鼓洲的革命系統中，透過內聯網(Local Area Network)連接到一台電腦，再以接駁在電腦上的一個光點投射裝置，把我的指令以光點形式投射到另一個光點接收裝置上，這個光點系統能夠使隔絕在互聯網(Wide Area Network)之外的革命系統超級電腦仍然能夠把指令傳送出去，原理是透過裝置投射出複雜的1與0訊號，再經過光點接收解碼器把訊號傳送至其中一台連接了互聯網的電腦內，這樣就可以做到只有輸出，沒有輸入的情況，把需要做的指令傳送開去。

「香港政府聽清楚，我咗將會如期將人質運送到去指定區域，請你咗準時安排人手接收人質。」

船隻依照我們的安排起航，我早就把船隻設入「白名單」中，它能夠輕易穿過力牆，穿過力牆後再行駛三分之一海里後，它就與香港政府的船隻會合，安照早前的安排在指定時間內完成人質轉移，派出的船隻也沒有受到阻撓，順利回到碼頭。

「系統，成個過程有冇威脅存在？」

『船隻上並未有其他生物或物件進入，以船隻為中心的二百米方圓內也感應不到特殊反應，判定這次行動沒有威脅存在。』

我鬆了口氣，完成了人質交還，才是我們最忙碌的時間，我們要在短時間內完成石鼓洲內的重建，建設出住宅、商業、農地等等日常所需，更要準備軍事設備，以及外交問題等等，光是想想也讓我頭大如斗。

「一於搞掂食物同埋食水先，好在呢個島有儲水庫，不過到左旱季就未必應付到.....即係要起一個簡單既海水化淡系統，而農地方面就係南面個面開墾，再加上有機械人幫手捉魚，短期內完全無問題。」

其實早在佔領石鼓洲前，我們早已有了一系統的計劃，計劃包括到日後發展，長遠來說我們一定要從外國輸入糧食，不過這些都是後話，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完善生活必須，否則戰爭還沒開始，我們就先餓死渴死了。

香港，某戶人家中。

這個家庭一家四口，正在邊吃飯邊看電視。

「特別新聞報導，係石鼓洲既香港市民已於今日下午三時由水警保護下到達長洲，係五十位市民入面有三位市民因為情緒激動而要入院治療.....」

「屌，班仆街都痴擦線，好在無搞出人命遮。」父親說。

兒子不屑的道：「點痴線法啊又？」

父親無明火起，「你個仆街仔唔好同我講你要去個島度啊？十幾年前啊，你個仆街阿哥就係去個乜鬼佔領中環，搞到比人拉左，留埋案底又返唔到大陸，仲同我脫離左父子關係，你個死仔包係唔係想好似你阿哥咁啊？」

兒子低頭說：「唔係佔領中環，係雨傘革命。」

「我理尻得你乜春雨傘定佔中，總之你敢去搞搞震我就唔差在唔認你呢個仔！」

兒子心中暗想：「阿哥，你呢家係邊啊？我好討厭呢個家，好討厭呢個香港啊.....」

第五章 雨傘革命

第五章 雨傘革命

在互聯網上，香島討論區和你想討論區內，都充斥著大量批評洋紫荊共和國的帖子。

「勾結美帝，反中亂港，衰過當年班仆街黃屍！！」

「中國應該出解放軍黎殺晒班友。」

「比班友搞一搞，個市又跌輸左好多，唉屌，真係唔得佢死。」

另一方面，登高討論區卻完全相反，絕大部份會員對洋紫荊共和國的相關帖子中留下善意的發言。

「有冇巴打一齊移民去洋紫荊共和國？#HOHO#」

「咁先係嫁嘛#good#，成日和理非非到世界末日都爭取唔到啦#ng#」

「有冇人想黎緊星期日一齊出旺角、銅鑼灣擔下遮，鳩下烏，當支持下洋紫荊共和國立國。」

面對一切網上輿論，我們都視而不見，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只有完成一切必須建設。

同月某天，大約一百位市民響應網上召集，以紫色絲帶為記號，帶同「我要真普選，還我真香港」的標語，到達金鐘進行靜坐。

當晚，警方以「極低量力牆」包圍所有示威者，再以由第廿三條引申出來的國安法來控告該一百位市民「煽動叛國」罪，不准保釋。同晚，登高討論區應警方要求，交出了二十四位用戶資料，當中二十位用戶身處香港，警方以「不誠實使用電腦」罪正式落案起訴。

我看著網上新聞，心中有個想法。

「系統，開啟檔案 - armor.fbx。」

『指令完成，檔案已開啟。』

「系統，可唔可以用自主工廠製造armor.fbx？」

『計算材料中.....計算所需時間.....計算完畢，工廠能於三日後完成。』

「系統，馬上製作armor.fbx。」

『指令接收，完成時間尚餘2日23小時59分鐘.....』

我鬆了口氣，「搞掂呢度就要整理個『炸彈』.....」

政府總部，特首召集眾多高官進行應變會議。

特首說：「我想問下大家對於石鼓洲嘅恐怖份子有咩睇法？」

政務司司長道：「佢哋係罪犯，我哋應該動用警方進行清場行動，將犯法嘅人繩之於法。」

保安局局長冷笑一聲，道：「司長睇黎唔知道個國防系統有幾勁。」

「有幾勁呢又？」政務司司長問道。

保安局局長說：「呢個系統主要以電能啟動，耗電量低，所放出嘅力牆可以抵擋洲際飛彈，甚至原子彈，係對方唔解除力牆嘅情況下，我地又點攻入去？」

政務司司長說：「咁空降落去，再唔係潛水入去囉。」

「能量牆係以球體形式完全包圍目標，就算上天下海都無可能入到去。」

政務司司長怒道：「咁點啫？呢樣又唔得，個樣又唔得，請你哋返黎食屎嫁？」

保安局局長怒目相向，默不作聲。

特首道：「夠啦！唔好再嘈啦，叫你哋黎唔係嗌交，係想搵到解決問題嘅方法！」

他解開領呔接著說：「我已經收到中央命令，限我哋要係一個月內要搞掂件事，如果唔係就.....」

眾人都心感寒意。

石鼓洲上，會議室內。

「我諗住組織一場集會。」我說。

阿輝道：「吓？地點係邊？」

「金鐘，雨傘革命嘅開始。」

女班長側起頭說：「我無理解錯嘅話你係話你想一個人自己離開共和國，走去敵人嘅重地度搞一場集會？」

「係。」

煩人按著額頭說：「你去個度做乜？搞場和理非非嘅集會？」

我笑說：「唔係.....我要做嘅係激起民憤，令到革命之花可以係香港綻放，只要香港開花，中國一定會遍地開花！！」

黃聽易側起頭，問道：「咁你嘅打算係？」

我輕拍雙手，一台機械人拿出一套裝甲，那套裝甲就是我讓革命系統為我製造的。這一套裝甲是仿照

《鋼鐵俠》中主角的鐵甲製造，當然功能並不會完全一樣，當中不少部份是經過改良，例如能源系統、推進系統等，雖然原理不同，但是仍然能夠做到電影中的九成功能，當然並不包括鋼鐵俠的驚人戰鬥力。

我穿上裝甲，馬上有一把電腦聲音與我聯繫。

『你好。』

這套裝甲安裝了另一套完全獨立的革命系統，這套革命系統是以我在世界各地「肉雞」製成的超級電腦作為運算系統，完全隔離於石鼓洲的革命系統之外。

(**肉雞是指受到入侵的電腦。)

「有咗呢套裝甲，我絕對可以平安返黎，而我嘅計劃係.....」

經過我陳述計劃後，他們都同意讓我去金鐘舉行一場集會。

計劃一定，我就馬上去到上網室，在登高討論區發布了一個名為「洋紫荊共和國將於金鐘舉行集會」的帖子，很快這個帖子就1001了，不消一日就已經開到「洋紫荊共和國將於金鐘舉行集會(8)」。

帖子內，很多巴打留言表示會參與，更有不少人請各巴打小心，別亂說話。

登高論壇的情況，早就在政府的監視之下，保安局局長已得悉洋紫荊共和國的計劃。

「我哋要安排足夠人手布下天羅地網，一定要捉到佢哋。」保安局局長說。

警務處處長拍心口道：「局長放心，我一定會將罪犯捉拿歸案。」

「希望你哋唔好令我失望。」說罷，保安局局長就離開會議廳。

等保安局局長離去後，警務處處長就把憲委級的警務人員全都召集來總部，進行戰術部處。

另一方面，石鼓洲上，在我的安排下，各人開始建設必要設備。

農地開墾、海水化淡廠、還有一些賴以維生的建設，都在眾人和機械人的協作下，開始動工。

「阿MAY，個塊地點啊？」我問道。

林翠珍 (MAY)，是環保運動人士，多年來為推動珍惜地球資源運動不遺餘力，她曾在新界租置大片農地，引入外國先進耕種技巧，再把技術免費傳授本地農夫，提昇本港有機耕作農夫的競爭力。

阿MAY舉起姆指，「唔錯，都可以用黎種下嘢。」

「好，三日之後我就會去金鐘，呢度靠晒你哋。」

阿MAY說：「雖然海邊嘅泥土鹽份太高，唔適合種植，但係較為內陸同埋地勢較高嘅泥土都可以用

黎耕作，絕對足夠應付我哋暫時所需，不過如果有人移民黎嘅話，我唔建議用耕作黎維持長久嘅糧食供應。」

「明白。」

始終，這裡的土地實在是太少了，糧食的問題暫時能夠透過捕魚和耕作解決，不過，長久的解決方法就只有透過貿易，從外國入口糧食；想到這個問題，我就頭大如斗，還未想到最完善的方法去解決。

既然短時期的問題都已經解決，我就把精力都集中在金鐘集會上。

是次集會，我的目的地就就是金鐘政府總部。

我會先穿上裝甲偷渡至長洲，再乘搭渡輪到中環碼頭，再於維多利亞港埋伏兩台戰鬥用自主機械人，接下來就是在約定時間出現在政府總部之外，進行集會。

我不知道會有多少市民站出來支持我，哪怕最後只有我一個人出席，我都要點燃起革命之火。

第六章 裝甲

第六章 裝甲

「系統，執行預設程式001a同埋110。」

『指令接收，程式001a成功執行，程式110成功執行。』

「系統，將林恨凡嘅權限暫時提昇一級。」

『指令接收，林恨凡權限設定為第二級。』

「好！咁就搞掂晒！」

我戴上頭盔，把整套裝甲穿在身上。

這套裝甲是以紫色為主，在背上、手掌和腳掌都裝有小形推進裝置，但是並沒有任何武器配備。

「試下飛行系統先。」

我執行護甲的獨立革命系統，透過指令開動了飛程式。

利用裝甲背上的推進裝置，加以四肢負責控制方向的輔助推進器，就能夠讓我在半空進行短暫飛行。有了系統幫助較正，我可以很輕鬆飛到半空之中，而不用擔心控制方向的問題。

雖然這套護甲有飛行裝置，但是缺點是能源只足夠飛行三分鐘，三分鐘後它的能源就會耗光。

「好.....測試完成，之後到水壓測試。」

我從半空中直接飛進大海內，在裝甲中裝有放置壓縮氧氣的插槽和排氣口，能夠讓我在海底中呼吸，除此之外，裝甲小腿位置設有兩個水中用推進器，能夠讓我在水底中快速移動，在水中的耗能比飛行少得多，就算持續使用也能夠在水中活動半小時之久。

完成水底的測試，我回到地面。

「全部測試都完成！」

一切準備功夫都已經完成，剩下的就是執行計劃。要執行計劃就要去香港島，我安排了一艘船接載我到長洲附近，再使用裝甲游到島上。

「系統，係洋紫荊共和國領海入面有冇任何船隻？」

『搜索完畢，沒有船隻在本國海域內。』

萬事俱備，那就起行。

我坐上快艇朝長洲駛去，新月夜的大海，除了快艇上的照明系統外，就只有漆黑一片。

黑夜中的大海黑如墨汁，就如同香港的未來一樣，漆黑一片。面對黑暗，我可以做的就只有往前走，一直朝著我的目標前進，縱使我不能具體的看到目標。

「差唔多到……」

我開啟了快艇的自動回航系統後，就躍進海中，用裝甲的推進器往長洲游去。

大約在水中游了十分鐘，就到達了長洲西南面的張保仔洞。

「終於黎到長洲。」

到達張保仔洞，我先從背上的防水背包中取出抹身的毛巾，把身上鹹鹹的海水抹乾，縱使抹乾後身上還是有陣腥臭的海水味。身體弄乾後，我再把一套替換的衣物直接穿在裝甲之上，在這套長衫長褲的保護下，外人很難察覺衣服底下的紫色裝甲。

穿上乾淨的衣物後，我就沿著張保仔路走去長洲的「市中心」。想不到入夜後在張保仔路還有路人在行走，看來他們是吃過晚飯後來散步的，要是沒有經濟的束縛，在長洲居住也是不錯的選擇。

我去到渡輪碼頭，很快就有人向我兜售東提的宿位，我取出了三千港元，租了一間二人房。（在大量中國人來港旅遊的情況下，三千港元一晚的住宿已經算得上便宜，要是在假日沒有五千元也難以找一個宿位。）

我脫下裝甲，在房間的浴室內享受一個熱水浴。

沐浴後，我就吹頭入睡，儲蓄體力以作明日集會之用……

晨光入目。

天色已光，是時候起程。

我沿著指示牌進入了前往中環的船，想不到很多人在排隊準備登上首班船。

我大模斯樣的走到隊尾，拿出早已準備的手提電話，電話內已插入遊客用的七日無限上網數據卡。

「睇下兩部機械人去到邊先。」

電話內安裝了由我所編寫的應用程式，透過應用程式我能夠對兩台機械人下達指令，也能夠追查它們的位置，當然使用裝甲的獨立革命系統也能做到同樣效果。

依照電話的顯示，兩台機械人都在準確的執行程式，沒有絲毫偏差。

只要所有事前功夫都準備就緒，我就能給政府一個迎頭痛擊。

洋紫荊共和國的成立，除了觸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神經外，更令全球多國關注事件，經互聯網發放了今次集會的時間和地點，使全球媒體都洶湧而至，弄得金鐘交通大癱瘓。

這正正是我計劃中重要一環，讓警方分心處理人潮，又不能在全球的視線下作出過於粗暴的行為。

我無時無刻都透過網絡電視留意金鐘的情況，在我的廣泛預告下，警方早於一天前已於金鐘設下路障，更封鎖了添美道、龍和道、夏愨道等一帶政府總部附近的行車路線，巴士被迫改道。

真是天真無邪的政府，雖然我手上有能夠讓我安全離去的裝甲和兩台機械人，但是我會愚蠢到給你時間作出準備嗎？要是你們早在金鐘設定好「國防系統」，再把我困在其中，我不是只能束手待斃嗎？

我用手提電話連接到我預先準備的其中一個VPN(Virtual private network)，再連線到位於地球另一邊的一台電腦上，再用該電腦以搖控桌面的方式控制北美洲的另一台電腦，利用該台電腦登入到「登高討論區」內，在活動台中用舊帳戶發表一個新帖。

標題：「洋紫荊共和國集會」

內文是：「大家好，我係洋紫荊共和國嘅發言人，今天的集會將更改地點至中環。」

警方金鐘集會臨時指揮中心。

「咩話？改左係中環搞？」一位警司怒吼。

高級督察拍檯說：「快啲調配人手去中環！」

「Yes sir!」警員齊聲說。

警司來回踱步，「會唔會係調虎離山計？」

高級督察托著頭說：「應該唔會，呢家班恐怖份子最想得到香港人支持，如果出爾反爾會令人覺得佢哋信唔過。」

「有道理！」

警方很快調配了八成警力到中環戒備，甚至連早安裝好的「國防系統」都拆除掉，正運往中環組裝。

我hack進警方所用的通訊系統，竊聽警方所作出的部署。

我現已登上渡輪，正前往中環途中。

「原來係咁，咁即係呢個就係警方嘅盲點，非常好！」

得到警方部署情報，我很快就知道國防系統的盲點，只要沒有國防系統的阻礙，警方沒有可能把穿上裝甲的我拿下。

一齊準備都已妥當，是時候開始計畫。

到達中環碼頭，我先往金鐘方向走去，很快就遇到警方的封鎖線。

不少市民被封鎖線阻擋上班必經路線，受影響的市民正和警方對罵。

我從遠處觀察，多年前活躍至今的愛字勢力，已派出不少人從中添亂。

「好.....第時你哋一定要負上血的代價.....」我瞪著愛字頭的人咬牙道。

有趣的是，一向熱衷於公民抗命的政黨或組織，都沒有利用我所舉行的集會來進行公民抗命行動，也對，他們都害怕真正惹怒了中央政府，只要和洋紫荊共和國勾結，也許他們就不能再安穩混下去，得不償失。

我換上另一張電話卡，剛巧的電話卡早已被我掉進維多利亞港中。

我先連上兩台機械人，把程式稍作修改，把它們調配至中環海濱，配合我接下來的行動。

「搞掂，等夠鐘就開始。」

集會時間是下午二時正，現在時間只不過早上十時，時間尚早。

我走進一所食肆，叫了一個早餐B。

在餐廳內，只剩餘一成座位，生意很好。

我身後是幾位獨坐老人，他們的口味還真相似，都是叫了一件蛋撻和一杯熱奶茶。

剛巧電視正播放洋紫荊共和國的新聞。

老人甲喝了口茶，「班仆街淨係識搞搞震。」

老人乙附和，「未就係，當年環境比呢家差幾多，我哋未又係咁捱，呢家個個好食好住就出黎搞事。」

「老而不真係鍾意同人鬥慘，唔怪之得食開屎點知有粒豆食就開心成咁，仲引以為傲。」我淡然說。

老人甲怒道：「你講乜撚嘢啊？」

「唔好咁激動啊，小心爆血管暴斃啊阿伯。」我喝著咖啡說。

老人丙加入罵戰，「你個死靚仔，個社會咁好就係比你班後生仔搞亂晒！」

我轉身看著他，「阿伯，睇你個樣無八十都七十九，大半隻腳踏入棺材，衰啲講句死就一世，唔死就大半世，呢個社會係後生仔，唔係你班死老嘢嘅。」

三位老人被我弄得氣血翻騰，臉色又紅又紫的。

第七章 威脅

第七章 威脅

就如同那三個老人，現今社會中太多人習慣了馴養的生活，他們只知道吃和睡，他們害怕飼主不再餵養他們，他們更害怕其他為求生存而離開豬棚的豬會惹鬍飼主，使飼主不再畜養他們。

中央政府很懂得控制人心，她知道要如何煉成一群只會工作的愚民，給愚民們基本所需，再給他們一些奮鬥的目標，愚民們自然會不再反抗，任人如魚，就如同現今的香港人一樣。

香港人只會知道努力生存，自由對他們來說並不能當飯吃。

沒錯，「並不能當飯吃。」

只要經過中共的馴養，所有人都會以「能否當飯吃？」來評估事件的好壞，

自由能否當飯吃？

民主能否當飯吃？

保留香港文化能否當飯吃？

.....能否當飯吃？

就和一隻豬完全沒有分別，我不要當一頭豬。

看著那三個老人不敢再作聲，我冷笑一下結帳離開。

正午，還有兩個小時就到達約定時間。老實說，雖然計劃已經定好，但是我的內心還是很不踏實，要是計劃出現一點兒差錯，我就會被捕。

我沿著德輔道中走，目的地是干諾道中，只要到達干諾道中後，就能一直推進至本來的目的地 - 政府總部。

在行動之前，我要再次確定警方部署。

要知道警方部署，就要再侵入警方的通訊系統，這件事對我來說簡直是輕易而舉，很快我就得到了一份詳細的部署情報。

「好，夠鐘，行動開始。」

警方已於中環港鐵站附近完成布防，多條行車線被封鎖，途經的巴士都需要臨時改道。

在馬路兩旁，每十米就站著一位警員，他們把市民都限制在空間不足的行人路上，部份警員手上更揮舞著警棍，警告市民不得越過雷池。

我在人潮中左穿右插，穿越重重難關，靠近路邊封鎖線。

「喂！你退返後啲！唔準停留，向前行！」警員手中警棍舞動。

我沒理會他，直接跨越封鎖線。

那位警員就像飢餓多天的野狗看到狗糧一樣，咧嘴興奮的高舉警棍往我衝來。

我右手平舉，「系統，啟動迷你國防系統，鎖定眼前目標。」

『指令接收，指令完成。』

幾枚鐵片從我右手裝甲飛出，降落在警員四方，一道肉眼可見的力牆就把警員圍起。

正在衝刺的警員狠狠的撞在力牆之上，鮮血從鼻子噴出，他往後仆倒，雙手按著鼻子不停翻滾。

「好痛啊屌！！啊……」警員在地上縮成一團 1

那幾枚鐵片是由美國研發的產品，它是參考中國國防系統後製造而成的可攜式國防系統部件，只需要四片精密設計的鐵片就能開啟直徑達三米的力牆。

鐵片內設有wifi組件，用作連接超級電腦，另外配備足夠系統運作十五分鐘的電池。

國防系統的原理就是透過超級電腦進行預測，計算力牆會遭受到甚麼類形的衝擊，從而開啟相應的力牆模式來進行阻擋，以保持力牆長時間處於1%或以下的使用功率，節約九成九以上的電能。

至於力牆的每個模式，都是各國科研努力下的結晶品，這樣精密的可攜式國防系統部件，以我手頭上的資源只能製作十六片。

「系統，安排機械人A，機械人B執行預設『隔離』程式。」

『指令完成。』

警方察覺到我的存在，馬上作出增援，在他們接近我的同時，兩道力牆把干諾道中兩旁隔開。

機械人早潛伏在干諾道中兩側大廈內，更連接了供電系統，能長時間維持範圍大的國防系統。

力牆困住了集結在中環附近的九成警察，所有的警察連同我都在力牆的隔離之內。

「舉高雙手！！」

警員拔出配槍把我圍起，我右手一招，地上的四枚鐵片飛回右手裝甲內，這樣珍貴的部件當然不可以弄掉。

「系統，轉換戰爭模式。」裝甲伸出一個頭盔部份，把我的頭完全覆蓋。

「馬上解除力牆！！」警員用揚聲器大喊。

道路兩旁的行人興奮的談論，

「喂，嗰個人係咪洋紫荊共和國總統？」

「好似係啊，估唔到佢真係會黎。」

警方呈包圍之勢，我稍作思量就想出了一個逃走路線。

我現在的位置在干諾道中和畢打街交界，駐守在中環接近九成的警察都站在馬路上，也就是力牆的包圍範圍之內，現在三方馬路都有警察圍來，我看了看頭頂的天橋，然後就啟動飛行程式，往天橋上飛去。

「嘩，佢飛起左啊！」市民們驚嘆。

我踏在天橋橋頂，往行人路跳下去，我早已把自己放在「白名單」中，所以當我穿過力牆時，力牆會自動製作一個洞口讓我穿過去。

「咪走！！」警方往我逃去的方向追來，正當他們打算跨過欄杆的時候就狠狠的撞上力牆。

「有電力供應咁力牆可以維持好耐，好.....只要我到左政總就將力牆範圍移動縮小。」

我從行人路上往政府總部跑去，沿途上民眾自覺地讓開一條路，在沒有人阻擋的情況下我已經到達了夏慤道中環軍營旁。

『警告，有外來干擾把力牆抵銷，警告，有熱能反應接近。』

「開啟迷你力牆，輸出功率100%，持續五秒。」

「嘍！！」

一杖火箭炮射往我的身上，火箭炮接近我十米範圍之內就遇上力牆，被力牆擋下。

「係解放軍？」我在煙霧中說。

「系統，計算剩餘能量。」

『剩餘能量為80%。』

這套裝甲本來就不是用作啟動國防系統力牆，移動的裝置是很難去維持與超級電腦的連接，所以只能用最愚蠢的100%功率方法，啟動所有模式力牆，這樣的話就不能做到精準使用能量的「極低量」要求，所需的能量亦會以幾可級數上升，以裝甲的能量來作例子，大約可以全功率使用迷你力牆五十秒。

「快掉下武器！」解放軍用揚聲器說。

想不到香港政府為了我竟然敢動用解放軍，不，應該是中央政府的意思吧，看來洋紫荊共和國的存在對中共來說是一個極大的威脅，很好，這樣的話就能做到我們的初衷，革命之花很快就會盛放。

看來今天的集會是無法順利舉行了，解放軍總部內一定設有了固定的國防系統，他們剛才就是用另一

套國防系統來抵銷我的國防系統。

「系統，召回機械人，計算最適合嘅逃走方案。」

『指令完成，請依照逃走方案三進行撤退。』

一批批解放軍在被抵銷的洞口湧入，他們手上都持有大殺傷力武器，要是他們一起出手，我的裝甲一定會吃不消。

我按照系統建議的撤退計劃，轉入添華道，往海旁跑去。

第八章 根基已成

第八章 根基已成

身後的軍人咬著我不放，在逃跑的同時我還要小心身後的子彈。

很快我就跑到龍和道，兩台機械人在我地安排下，已於交界處接應我。

機械人身上只配有不超過一百枚的.38口徑子彈，雖然只可以進行簡易的掩護射擊，但是加上我身上裝甲的推進裝置，已經讓我有足夠時間躍到海中，只要躍到海中，我就能夠順利離開！

「系統！報告裝甲損毀情況！」

『左肩裝甲損毀32%、左腳腳裸位置損毀75%、左背直接中彈損毀82%.....』

雖然裝甲也能夠開啟國防力牆，但是礙於裝甲的力牆需要大量能量，要是我啟動了它的話，裝甲就不會有足夠能量讓我在水中逃走，所以我就只能硬吃子彈，慶幸的是裝甲硬度還算不錯，至今都未被射穿一個洞，不過要是再持續多一分鐘槍戰，這套裝甲就肯定就要報銷了。

兩台戰鬥用機械人肩並肩，把我完全護在身後，機械人在進行精準的射擊，迫使解放軍們馬上找尋掩護位置。

越過龍和道，穿過中環文化廣場，我在海濱長廊一躍而下。

本來我就預計詔今天的集會並不會順利完成，只是想不到中央竟然會派出解放軍來對付我，想不到一直顧存面子的中共竟然會下達出兵的命令，換言之，中央已把我看成眼中釘，這個結果也是我樂意看見的。

「系統，用自動導航系統返去石鼓洲。」

『警告！能量不足以完成整個路程。』

「系統，將目的地改為長洲再計算行程！」

『行程計算完畢，能量足夠。』

「系統，使用自動導航系統前往長洲。」

『指令接收，指令執行中。』

看來我要回去石鼓洲的話，只能靠兩台機械人了，「系統，連接兩台機械人並啟動撤退模式，目的地係長洲。」

『指令接收，指令執行中。』

石鼓洲上，所有人都聚於「上網室」內，留意有關廖孤容的新聞。

阿輝雙手合十放在額前，閉起雙眼。

煩人來回踱步，心情七上八落。

駱天瑤說：「大家唔駛咁擔心，僱傭兵(廖孤容)佢唔會有事嘅，你哋都見到新聞話佢跳咗落海，佢好快就會返黎。」

非凡哥站起身，「無錯，佢好快就會返黎，我哋都係快啲去搞掂埋今日啲手尾先。」

煩人站著不動，雙手磨擦，輕吸一口氣，「你哋去完成埋今日嘅目標先，我會同阿輝係度留意住所有最新消息，有咩發現馬上用Google Glass 通知你哋。」

「好！」眾人道。

眾人離去，回到自己的崗位。

石鼓洲南部，阿MAY正在監督著機械人的工作，其實在系統的幫助下，她並不需要來到現場，不過她性格就是喜歡凡事親力親為。

阿MAY用手拿起了一把機械人翻起的泥土，把泥土放到鼻子前輕嗅。

「嗯，啲泥土酸咗少少，要落啲石灰去溝下。」

阿MAY使用GOOGLE GLASS下指令，「系統，抽取農地土地樣本，量度pH值。」

『指令接收，已安排機械人收取樣本並進行分析，結果將以電郵形式傳送至您的電郵。』

非凡哥在總部的控制室內，監控著島上西面的工程，島上西面正在建造一個小形的海水化淡廠，相關的水管亦開始動工，以目前的進度來看，只要再過三個月海水化淡廠就能竣工。

以現在的設計藍本，整個島將分成四個大區域，南面為農耕地區，為公和國提供穩定的食物；西面為基建區，會建造不同的工廠，例如海水化淡廠、污水處理廠、發電廠等；北面是住宅區，會興建大形住宅；東面是行政區以及碼頭。

非凡哥看著眼前的地盤，心中感到無比震撼和感動，想不到兒時夢話正在慢慢變成現實，他相信只要再繼續努力，很快就能讓民主之花正式盛放。

島上的基建已經動工，除了基建外另一個計劃亦已開始展開，那就是「移民計劃」。

整個洋紫荊共和國就只有十個人，要長久的發展的話，就需要引入各種人才，只要基礎建設完成，擁有自力更生的本錢後，就能進行第一批移民申請。

石鼓洲領海，廖孤容和兩台機械人正朝石鼓洲游去。

「好在有兩部機械人幫手充電，總算夠能量返黎。」

我到達長洲後就讓兩台機械人偷偷使用電纜充電，再讓他們連接我的裝甲，讓裝甲一并充電，在得到足夠的能量後，我就和兩台機械人從水路回來石鼓州。

「咦？佢終於返黎。」煩人看著螢幕上雷達的一粒紅點，微笑道。

剛踏上石鼓州碼頭，我就安排了兩台機械人回去進行維修，曾經接觸過海水的機械人都要經過嚴格的保養程序，否則很快就會報廢。

我把裝甲脫下，朝總部走去。

在途中，我配戴上GOOGLE GLASS，「系統，幫我通知所有人我已經返咗黎。」

『指令完成。』

總部內，我坐在大班椅上，懶洋洋的閉目養神，今天的行動實在太累了，我需要休息片刻。

「喂，僱傭兵你返黎啦？」駱天瑤說。

我懶懶的說：「係啊……」

其他人一個接一個來到總部，我看看手錶，原來已經晚上八時多了。

「大家食咗飯未？」我問。

「未啊。」

既然大家都還沒吃東西，我就安排機械人為我們弄一頓晚飯，當然，機械人所製作的食物並不算很好吃，不過也絕對不會難吃。

我們把飯桌放到總部門外，在星空之下享用今天的晚餐。

在飯桌上，我放了一台平板電腦，平板電腦已連接了島上唯一一個連接外界的無線網絡，它正在播放有關今天在中環、金鐘騷亂的新聞。

「嘩，解放軍都出埋？」阿輝驚訝的說。

我點頭，「係啊，估唔到中共今次會咁大反應。」

律師放下筷子，「我哋要小心行事，佢哋可以抵銷力牆一次，自然可以抵銷我哋呢度嘅力牆。」

沒錯，黃聽易所說的十分正確，接下來的日子我會馬上編寫多一個防止被抵銷的機制，以防這個島被攻破。在我的腦海中，我已經想到好幾個方法能夠做到上述效果。

平板電腦播放著今天的新聞……

「警方消息指出，下午係中環出現嘅神秘男子就係洋紫荊公和國嘅總統廖孤容，警方發出嚴正聲明，表示廖孤容嘅行動影響附近居民嘅生活，而且係嚴重嘅犯法行為，正係度挑戰緊香港警方，警方一定

會盡快將洋紫荊公和國嘅所有犯人繩之於法，警方重申，霸佔香港土地嘅罪犯將會受到法律嘅制裁...」

煩人冷笑一聲，「班差佬真係搞笑，成日都得把口。」

我拿起茶杯，看著星空，「革命嘅路先啱啱開始，條路仲好漫長。」

放下茶杯，我說：「聽日十點我哋係會議室開會，討論下有關移民嘅事。」

「無問題。」眾人道。

按照現在的計劃，只要在半年後所有的基礎設備都會完成，那時就能開始第一批移民計劃。

第九章 移民

第九章 移民

所有人在約定的時間準時到達會議室，我隨即把簡報用投影機投放到白牆之上。

「我哋今日要為移民政策定出一個方向。」我說。

要定出一個完善的移民政策，我們就先要想出一個方向，這個方向包括了首批移民人數、公和國所需要的人才範疇、移民政策長遠發展、公和國承受力、相關的配套（如金錢系統、法律、住屋等），還有一系列數之不盡的小問題，所以要想出一個完善的移民政策就需要很長的時間，很明顯，我們現在最缺的就是時間。

我在平板電腦上快速按動，「不如我地先就移民人數黎個討論？」

投影機正播放著一堆數據，它們是石鼓洲在半年後能提供的各類資源總數，包括電能、儲水量、糧食儲存量等等，我更用程式把數據進行分析，製作出更易懂的比較圖。

「根據電腦計算出黎嘅數據，半年之後我哋個島最多可以承受到二百人，當然呢個係最極限嘅情況，係呢個極限情況所有人嘅生活質素會比較低。」我輕托眼鏡說。

王冰萍舉手道：「我認為人數絕對唔可以定係二百人，因為我唔知道每一個人嘅用量係唔係都咁平均，如果有幾個人係要食好多嘢先夠嘅或者出現其他突發情況，我哋就可能陷入一個困居，甚至係一個覆滅嘅危機。」

非凡哥看著數據，仔細思量，「不如就定係一百人？咁樣既可以保持生活水平，又可以保證有足夠備用資源。」

女班長點頭認同。

阿MAY說：「非凡哥講嘅嘢我好認同，順帶一提，半年之後就係冬季，島上面嘅農產品出量會開始下降，到時候我哋就要依賴機械人捕魚，當然如果我哋嘅畜牧區可以如期搞掂嘅話，咁樣都可以提供穩定嘅肉類糧食。」

畜牧區和農田區一樣都設於島的南方。

「我都認為一百人呢個數目好合理，好，就暫定做一百人。」我說。

我轉到下一頁，「咁樣到下一點，我哋國家嘅貨幣系統應該點做？」

司徒依風按著太陽穴說：「我諗呢樣嘢要搵專家黎提供意見，不過暫定一個系統黎內部用住先問題應該不大，至於係國際上面嘅認受性就太遠啦.....到左呢一刻都未有國家敢企出黎承認洋紫荊公和國嘅合法性。」

正當我們熱烈談論的時候，香港也掀起了一場討論的熱潮。

香港，某公司。

「喂，芬女你知唔知啊，琴日係金鐘個度啊，有解放軍出黎開槍啊。」

一名OL放下手上的工作，「吓，JOEY你講真架？」

「真嫁，你自己睇下新聞啦，今日人人都係度講呢單嘢啊。」

芬女按動鍵盤，熟練的去到一個新聞網站。

「嘩，堅嫁喎，咁樣比佢哋搞一搞會唔會打仗嫁？」

JOEY笑說：「打仗未仲好，呢家啲樓價咁貴，我最近留意到屯門啲樓啊，三百呎樓要一千二百萬啊，等佢打一打仗咁樓價自然會跌，跌咗就即刻買！」

「吓？如果真係打仗嘅話，銀行都唔會做按揭比你啦。」

「點會啊……」芬女疑惑的說。

香港，警察總部，某會議室。

「你班仆街，拉一個人都拉唔撚到！食屎大嫁？」警務處處長拍檯怒罵。

一位警長說：「一哥，其實當時我哋就早SET好晒國防系統，只係……」

「只係乜啊？快撚啲講啦！」

「只係我哋收到可靠消息佢會轉移陣地去中環，所以將成個系統拆左去中環度……」

警務處處長不耐煩的問道：「咁既然你將個系統移左去中環，做乜又唔用佢黎抵銷左條友個國防系統啊？」

警長嚥下唾液，「因為做唔到……」

「做唔到？咁人地解放軍又做到？」警務處處長再次用力拍檯。

「佢展開力牆嘅位置啱啱好係我哋系統嘅盲點，我地根本無辦法係相同位置開啟系統……」

「有冇咁啱啊？」

雖然警務處處長覺得事情並不會那麼巧合，但是憑著他「過人」的思考能力，他根本想不到廖孤容可能是透過盜取警方通訊而知道警方的部署，從而作出針對性的行動。

很快，在警務處處長的一片叫罵聲下，會議就結束了。

登高討論區中，整個頁面都是有關洋紫荊公和國的討論。

「總統仲好撚型，淘寶有冇得買？」

「我最期待嘅畫面出現啦！土共終於出兵！！」

「中央會唔會出兵石鼓州?_?」

香港各大媒體都在全天候的報導有關洋紫荊公和國的新聞，CCTVB更製作了兩個特備節目來抨擊洋紫荊公和國，把洋紫荊公和國打造成十多年前的恐怖組織 - ISIS。

石鼓州，總部會議室內，移民會議已進行了大半。

我整理著已完成討論的事項，「好，咁我哋呢家決定左幾個大方向，第一，首批移民嘅上限數目係一百人；第二，開始鑄造足夠錢幣，錢幣面將會額參考香港現時流動貨幣嘅面額，基於我哋無防偽專家幫手，所以暫時只會推出較難偽造嘅硬幣；第三，公和國法律會以香港現行法律為藍本，具體內容再交由律司修改；第四，首批移民都享有獨立住屋安排.....跟住到今日會議一環，就係我哋需要嘅人才。」

阿MAY舉手道：「我哋需要畜牧業嘅人才，起馬需要五位。」

黃聽易沉思片刻，「我想要五位法律界人才幫我手草擬法律，同埋應對國際傳媒。」

非凡哥說：「我哋都需要建築人才，如果可以搵到建造人工島人才就更好，因為我哋遲啲可能會唔夠土地用，要擴建人工島。」

我點頭，在平板電腦中記下所有人的意見。

司徒依風說：「公關人才都唔少得.....透過公關途徑或者可以爭取到一條運送物資嘅航道。」

中共政府本來打算把石鼓州打造成一道南海防線，所以早就在島上放置了大量金屬和木材，但是經過我的使用後，所剩餘的金屬已不多，各項資源很快都需要進行補給，如果沒有安全航道，我們就不可能得到物資補給。

「嗯.....不過中共唔會咁輕易比我地補給到。」

司徒依風說：「係，所以我哋需要一啲同其他國家有深入交往嘅人.....不過要有足夠誘因先可以引到佢地移民黎.....另外我哋要利用國際傳媒，另外可以利用台灣、日本等國家，為我哋爭取國際承認，當然，要做到呢一步我哋需要唔少公關幫手諗計，同時班公關可以幫手宣傳洋紫荊公和國，令到世界上所有人都認識我哋。」

這樣計算下去，看來首批一百人都不太足夠我們發展所用，礙於資源問題，只好把一百個名額好好利用。

「咁我先將資料輸入電腦再分析一下.....」

第十章 前警察聯盟

第十章 前警察聯盟

正當洋紫荊共和國在石鼓洲開始慢慢發展的時候，香港亦因為洋紫荊共和國的出現，發生了不尋常的改變.....

2026年，香港除了香港島和離島之外，其他地區都被中央政府劃分為一個新的地區 - 「香圳」。

香圳計劃由2017年開始，先在新界東北開始，再慢慢擴展到整個新界，後來中央以香圳不足以應付十三億中國人口進而把九龍半島都劃入香圳計劃之中。

香圳計劃原意就是把香港部份土地取消關口，使中港市民都能自由進出香圳區域，成為中港融合試點。自香圳出現後，香港的犯罪率明顯上升，各類盜竊、搶劫、傷人、強姦案每天都在發生，樓價更加在短短三年之內提升了200%，物價持續通漲，生活所需品經常斷貨，香圳所帶來的影響並不單止影響新界九龍，就連香港島都難逃厄運，為此，在2020年發生了一場名為「後雨傘革命運動」的一連串示威行動，在香港及香圳多個地區出現示威人潮，香港警方難以應付數以百萬計的示威人群，有見及此，中央政府派出武警和解放軍到香圳區域進行鎮壓，在坦克和各種大殺傷力武器的威脅之下，多名港人被捕，死傷者不計其數，入獄人數高達六萬七千五百多人，奇怪的是，在是次鎮壓之後，市民回復日常生活，彷彿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六年後，也就是今天，洋紫荊共和國的成立讓一少撮香港人發生了改變，他們覺得也許.....也許今次能夠成功奪回香港。

上水蕉徑，一所木屋之內。

「到齊未？」

「到齊啦。」

一名身穿乾濕褸的中年男子，脫下太陽眼鏡，掃視在場各人。

乾濕褸男子說：「我哋今日之所以會黎呢度，係因為『計劃』可以開始.....」

一位穿著運動服，頂著小肚臍的男子問道：「隊長，你唔係講過我哋嘅計劃最快都要八年之後先可以開始咩？」

乾濕褸男子笑著搖頭，「本來的確係咁.....但係呢家有咗洋紫荊共和國嘅出現，只要有佢地幫手，我哋嘅計劃就可以馬上實行！！」

乾濕褸男子步近破爛的窗子，一手按在窗框之上，他永遠不能忘記六年前那件事.....

六年前的「後雨傘革命」，沙田新城市廣場內.....

乾濕褸男子本是一位警察，他奉命到沙田新城市廣場進行防暴行動，穿著整齊防暴裝備的他，和隊友進入廣場進行驅趕行動。

「阿明、阿全、阿強，你地三個去個面，其他幾個人跟我去另一面。」

「YES SIR!」眾人齊聲道。

帶隊人轉身，對阿明三人道：「你哋三個都知道咗中央嘅決定嫁啦？」

三人點頭。

「咁你哋自己執生。」說罷，帶隊人就和其餘人往新城市廣場另一邊跑去。

乾濕褸男子，也就是阿明，和兩位同胞被安排到新城市廣場巴士站進行驅散行動。

新城市廣場巴士站已經有大量市民集結，他們堵塞馬路，讓整個巴士站的巴士都不能服務，警方早已派出四個人數合共五十二人的小隊在現場進行驅趕和拘捕行動，只是市民人數比警方多出數十倍，部份警察更反被民眾包圍。

「阿全、阿強，拎槍出黎。」阿明說。

阿全驚訝的說：「槍？我哋要舉左旗先用拉得槍嫁啎，更何況你.....你唔係打算真係開槍啊？」

「呢個情況你估警棍同胡椒噴霧仲有用咩？舉旗？你未拉旗就比人圍住黎打啦！」阿明露出一個興奮的表情，「更何況你唔記得左中央已經決定出兵啦？而且死幾多人都無所謂.....」

阿明是一位激進的警察，在2014年的雨傘革命中他曾經對過最少五十名市民動用不必要武力，在警局審問「疑犯」其間，多次對疑犯使用暴力或是進行恐嚇，當然，在那個時期這種事情天天都在發生，不單止是阿明，大部份的警察都把犯人當作是玩具似的玩弄，直至到今天仍是如此。

警察濫權難道就沒有後果嗎？不是有警監會嗎？

警監會？那種有名無實的部門，只是一個用來騙騙愚民的部門。再說，身為執法者的他們，會捉拿自己歸案嗎？就連當年那七位於暗角打人的警察，至今仍然活得很好，完全沒有人追究他們的責任。

阿明拔出配槍後大喊：「所有人立即離開！！唔係嘅話我地會開槍！！」

「槍啊！！條仆街差佬拉咗槍啊！！」

「大家上啊！！搶走佢枝槍！！」

示威人士一湧而上，阿明高舉配槍，開了一槍示警。

「嘍！！」

示威人士一同蹲下，他們都是第一次親身聽到槍聲。

「差佬開槍啊！！！」

「走啊！！差佬要殺人啊！！」

示威人示如潮水般往四處散去，很快就只剩下幾隊警察在巴士站內。

同日，在各區的警察都開始動用槍械驅散示威人士，傳出多宗示威人士中彈消息，整個香港和香圳就像沸騰了一樣，示威人士把行動升級，推倒警車及使用汽油彈攻擊警察，警民之間的戰爭進入白熱化階段。同日，中共派出武警支援香港警察，除此之外，更派出解放軍及坦克進行鎮壓，最後用了十二小時就把全港各區的示威行動平息。

政府對外宣稱沒有人於鎮壓行動中死亡，不過在網絡上有很多消息甚至影片都顯示出解放軍是如何屠殺示威人士，不少人想站出來為死者平反，但是在他們還未行動之前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通通被關進已擴建的赤柱監獄內。

死者當中，包括阿明的獨子。

殮房內，阿明看到肢離破碎的兒子，痛哭失聲。

他的同胞拍拍他的肩膀，「阿明，你個仔只可以當係失蹤，唔可以當做被殺，亦都唔可以追究。」

「失.....失蹤？佢係呢度啊！！佢條屍就係呢一度啊！！佢係比武警殺嫁！！點撚解武警可以殺我個仔啊??」

「你冷靜啲先，如果你個仔唔出黎示威又點會比武警殺咗啊？」

「殺人啊！呢度係香港唔係中國啊！！點解佢哋可以落黎殺人啊??」

同胞冷笑一聲，「香港？好快呢度通通都變成香圳啦，香港好快變成歷史.....算啦，唔同你講啦，你好好諗清楚啦。」

阿明望著兒子冰冷的屍體，他心中下定主意，他要為自己一直以來所做的壞事贖罪.....

2026年，上水蕉徑木屋內。

阿明說，「我哋要配合洋紫荊公和國嘅行動，我哋要推倒香港政府！要令真相大白，為死者伸冤！為死者平反！」

「無錯！」眾人高舉拳頭道。

他們都是已辭職或被革職的警察，他們自稱為 - 前警察聯盟。

第十一章 高官被擄

第十一章 高官被擄

阿明打開一卷白紙，白紙上寫了密密麻麻的資料，還附有幾張照片。

「老張，武器方面準備成點？」

一名光頭男子笑說：「多得香圳嘅方便，我好輕易就買到足夠嘅軍火。」

阿明點頭道：「好好，咁我哋就黎睇下今次嘅計劃。」

白紙上詳細的標示了一位前香港高官的日常生活習慣，包括了他的起居飲食和保鏢人數，每行資料都鉅細無遺。

「隊長，需要嘅物資都已經準備好晒，咁我哋幾時行動？」

阿明點了一口煙，用力抽了一口，再慢慢吐出煙霧。

「聽日，就係聽日。」

眾人沉默，他們的計劃終於要實行了。

阿明說：「要退出嘅話，呢個係最後機會。」

阿明收起白紙，「今晚大家返去諗清楚，如果要QUIT嘅話聽日唔出現就可以……」

石鼓洲，總部某房間中。

我正在電腦前努力的編寫程式，目的就是防止他人用抵銷的方法來破解石鼓洲力牆，要是力牆一倒，我們就一定會失守。

正當我想休息片刻的時候，一個怪異的想法在我腦海中浮現。

「系統，我想問下呢家嘅物資夠唔夠整一部潛水艇？」

『視乎潛水艇設計圖。』

「設計圖……好，去美國國防部搵下先。」

我經常潛入美國國防部盜取資料，例如之前在中環使用的小形力牆鐵片設計圖，就是從美國國防部中盜取出來。

「好！搵到！」

我找到了一艘很適合我們使用的潛艇設計圖。

「系統，分析有冇足夠資料製造檔案 - SK282。」

『分析進行中.....資源足夠，是否馬上進行製造？』

「係！」

這艘潛水艇是我用來運送物資用的，既然在海面會很容易被人發現，那麼就在水底下運送吧！那麼就算沒有取得合法的航道，我們都可以進行補給。

香港，沙田第一城。

阿明在他的家中看著一本相冊，是他兒子的相冊。

他的淚失控的掉落在冷冰冰的地板上，看著那開始發黃的照片，他感覺到兒子好像還在身邊似的。

他的妻子認定身為警察的阿明也是害死兒子的兇手之一，他的妻子在兒子去世後就決定和阿明離婚，原本一個溫暖的家就只剩下他一人。

阿明拿著一罐啤酒，另一隻手拿著香煙，只有煙和酒能夠暫時填補他那空洞的心。

「保安局居長.....警務處處長.....如果唔係你哋下令，阿仔就唔會死！！仲有當年有份下決定既人，通通都要死！！！」

一個銀色金屬手提箱平放在桌子上，阿明步近桌子，一隻手搭在手提箱上，另一隻手慢慢打開箱上的鎖，打開手提箱後，阿明從中取出一把手槍。

阿明熟練的為手槍上彈，雙手拿著手槍平舉於眼前，瞪著瞄準器。

「聽日就收你皮！！」

翌日，香港半山區一所豪宅。

前保安局局長郭先生正於陽台做運動，他並不知道已經被一枝狙擊槍瞄準了。

前警察聯盟各員已埋伏在豪宅之外，阿明身處一所客貨車之內，透過預先安裝的監視器留意附近的情況。

「大鯊魚差唔多出黎開餐，漁夫撒定網。」阿明說。

「漁翁收到。」

「漁民收到。」

「漁家收到。」

阿明啟動引擎，開駛至第一個準備點。

阿明對著對講機說：「漁船到位。」

郭先生每天都會到相熟的茶樓吃早點，每次都會有四名保鏢陪同，今天也一如以往。

郭先生說：「今日天氣唔錯……」

正當郭先生準備深呼吸之際，幾個戴著口罩的大漢持槍包圍著他們，四位保鏢按動了身上的緊急求救扭鈕後，就擺出架勢準備迎擊。

四人把郭先生包在中心位置。

「你哋係邊個？」一名保鏢喝道。

口罩大漢笑說：「唔駛理佢哋，捉條仆街。」

雖然四位保鏢盡力護住郭先生，但是他們都知道單憑赤手空拳不可能是熱武器的對手，只好讓幾名大漢奪走郭先生。

阿明駛著客貨車過來，接應成功執行任務的隊員。

「走！」

四位保鏢看著客貨車遠去，他們把客貨車的車牌、型號和特徵記在腦中，然後馬上報警。

客貨車上，幾包大漢把郭先生雙手放於身後，再套上索帶，然後用黑布把他的雙眼和嘴都封上。

「隊長，我哋之後要點做？」

「照計劃。」

很快，警方就派出多名警員趕到現場兜截，曾任職警察的阿明又怎可能不了解警方的行動？他早已在隱蔽處換了另一輛汽車，再從警方意想不到的路線離開，駛往大浪灣。

阿明早在大浪灣準備了船，目的是偷渡往上水。

汽車到達大浪灣。

「落車！！」大漢把郭先生推下車。

郭先生失去重心，整個人仆在地上。

「你兩個帶佢上船，我泊好部車先，記住唔好比人發現！」

阿明把車泊往常用的車位。

阿明剛泊好車，就有一個老人家走過來。

「喂，阿明，咁耐無見去左邊啊？」士多老闆問道。

「陳伯，無啊，我呢排轉咗去第二度返工啊。」

士多老闆說：「哦.....健仔呢？健仔好耐無黎行山啦嗎。」

「係啊.....佢去咗外國讀書。」

士多老闆點頭道：「哦，原來係咁。」

「唔講啦，約左朋友，下次飲茶。」

阿明和士多老闆告別後，就出發往船隻停泊處。

「出發。」阿明登船後道。

電視上正在播放特別新聞報導.....

「前保安局局長郭棟犁於半山住宅外被幾名蒙面大漢擄走，警方並未就事件回應。」

石鼓洲。

我在上網室內吃著辛辣味薯片，看著電腦播放中的即時新聞。

「咦？有人捉左郭棟犁？」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也許他會是我們的朋友。

我低頭沉思：「唔知佢哋捉郭棟犁係為咗乜呢？」

警察總部內。

「你班仆街！咁都可以捉唔到人！？」現任保安局局長怒道。

「局長，你比少少時間我哋班手足，我哋一定可以盡快捉到班綁匪。」

「比時間你哋？比咗咁多時間你哋未一樣搞唔掂洋紫荊公和國班友？今次你哋又要幾多時間啊？同你哋講清楚，阿爺已經好唔滿意我哋嘅工作效率，如果你哋係三日之內都救唔返郭棟犁嘅話，你哋就自己辭職啦！」

保安局局安怒拍桌面，心中卻暗想：「到底係邊個做既呢？會唔會捉埋我嫁？都係搵要員保護組全天候保護我先得。」

廣告：

讚好我的FAN PAGE支持下我

<https://www.facebook.com/1557722344497587>

下一章將於星期五上午發放

第十二章 行刑者

第十二章 行刑者

郭棟犁被綁在一張木椅上，他的眼罩已被脫去。

「你哋係乜嘢人？快啲放我走，我可以當乜事都無發生過！」郭棟犁用力的搖動木椅。

阿明拿著扳手，步近郭棟犁，「你係唔係傻撚咗啊？捉你返黎再放你走貪過癮啊？」

郭棟犁記起阿明，「你！！你.....你係幾年前嗰個警察？」

「無錯.....我話過會為我個仔報仇！」

那年，阿明兒子死後，他自己一人走到郭棟犁的局所大吵大鬧，最後被捕，被控「在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罪成入獄三星期。

郭棟犁看到眾人都沒有遮掩臉容，就知道他們不是為了金錢而綁架他的。

「你.....你哋想點啊？你哋唔好殺我啊.....」郭棟犁的褲子變濕，跨下流出黃色液體，傳出一陣腥臭之味。

「堂堂前保安局局長竟然賴尿？哈哈.....」阿明把扳手放進郭棟乎犁的口中。

阿明調校扳手開口，用扳手夾緊郭棟犁的一顆門牙。

「等我幫你拉咁隻牙啦。」阿明說。

郭棟犁被扳手卡著牙，閉不了口，說話含糊不清，「烏.....烏好牙.....」

阿明清脆的把扳手往下一壓，「啪」一聲，門牙就飛脫而出，鮮血如湧泉般在郭棟犁口中噴出，染紅了他雪白的襯衣。

「唔.....唔.....唔.....」郭棟犁合緊口低鳴。

阿明放下扳手，把帶血的門牙小心翼翼的放在一隻碟上，他托高郭棟犁的下巴，「放心，我唔會咁快殺你住。」

前警察聯盟的成員一起到了另一間房間，進行行動檢討。

阿明說：「呢次行動咁成功全靠大家嘅合作，不過發生咗呢次事之後，所有目標人物嘅保護級數都應該會提昇，短期之內我哋都好難去捉其餘目標人物返黎。」

頂著小肚臍的發哥問道：「咁幾時搞掂入面條友？」

發哥指著身後監禁郭棟犁的房間。

「等多排先殺佢。」阿明說。

與此同時，全香港都混亂了，各大媒體爭相報導有關郭棟犁被綁架一事，特首松錦良更透過媒體譴責犯罪行為，並表示已指示警方盡快把犯人緝拿歸案。

泛民陣營和建制陣營都舉行記者會公開譴責犯人綁架行為，並促使警方嚴正執法。

登高討論區.....

標題：「如果你係個綁匪，你嘅每一日會點過？」

內文之一：「8:00餵郭棟犁食屎、9:00拎屎水淋佢、10:00.....」

標題：「咁多巴打唔戴頭盔，今次會拉幾多個？」

標題：「投票你最想比人綁架嘅人。」

.....

遠在石鼓洲，廖孤容正在實行他的計劃。

「好、好、好！！」

鐵臂吊起一台潛艇，我正站於潛艇前方仔細的欣賞它。

「有咗佢就可以入貨啦。」

我打算使用潛艇來運送從外購入的物資，只要有了原材料，就能透過革命系統工廠製造任何東西。

我穿著裝甲，坐到潛艇之內嘗試潛航。

「系統，將潛艇自動駕駛程式下載到我身上面嘅裝甲。」

『指令接收，程式下載中.....』

下載完程式後，我就把潛艇放下水中，開始測試。

潛艇在程式的引導下，完美的到達預設目的地，換言之，「潛艇運送物資」這個方法是可行的。

我駕駛潛艇返回碼頭，潛艇浮出水面後，吊臂就把潛艇吊起，運回倉庫之中。

得知計劃成功，我馬上用Google Glass開啟一個會議通知眾人。

「僱傭兵？有咩嘢事？」煩人問道。

「想問下你哋有冇乜嘢物資要買？」

駱天瑤問道：「乜可以運到物資入黎啦咩？」

「我當然有方法做到，快啲話我知需要乜嘢物資？」

阿May思考片刻，「我有啲肥料同種子需要買，我整成一個list再send比你。」

「OK！」

其餘的人都把所需物資列表傳送給我，要是在實際操在上也能順利完成的話，這個「潛艇運物資」計劃將會使洋紫荊共和國發展得更快。

香港，上水蕉徑。

由郭棟犁被綁架計起已經有一星期時間，碟子上，已放有七枚帶血牙齒。

在囚禁郭棟犁的房間內，郭棟犁整個人軟掉趴在床上，一動不動。

「隊長，再咁搞佢頂唔頂得順？」

阿明笑說：「理得佢頂唔頂得順，你幫我叫班兄弟過黎，係時候講下第二個任務。」

他們第二個任務的目標是前警務處處長 - 洪偉紉。

2020年的後雨傘革命正是由洪偉紉下令開槍射殺市民，縱然他只是一個傀儡，但是也是一個該殺的傀儡。

在夜深人靜之時，阿明閉起眼就會看見自己的兒子，看見一個又一個兇手.....阿明發過誓，要手刃所有有份殺害他兒子的人。

「洪偉紉.....嘿嘿.....」阿明用布輕刷手槍。

阿明轉身說：「大家聽住，三日之後就執行任務。」

除了三位負責看守木屋的人外，其餘的人都是過著正常的生活，只有在任務執行的時候才回回來木屋，阿明也不例外，他平時就住在第一城的居所內。（當然為了行刑，他每天都有到上水一趟。）

時間定在三天之後的原因，是為了確認之前所準備的資料都是正確無誤。洪偉紉的生活完全沒有規律，很難去預計他的行動，在監視期間，阿明還要確保行蹤不被他人發現，種種因素之下，單是要定出一個可行的方案，就讓他花了一個星期時間。

這三天，阿明不眠不休的在遠處監視洪偉紉，把計劃再作出微調。

行動當日，前警察聯盟先在上水木屋內進行任務講解。

阿明推出一塊白板，白板上張貼了洪偉紉的作息時間，他的日常活動，和保鏢人數，當然少不了計劃詳情。

「洪偉紆佢好怕死，安排左十個保鏢係唔同位置保護佢，單係要監視佢就令到我差啲露出馬腳，好在我在暗佢在明，終於比我度到呢個計劃出黎。」

行動當日，各人在預先安排的位置進行埋伏，他們等待洪偉紆去吃飯，在這個空檔綁架他，只有在這個時候保鏢的看守才會鬆懈一點兒。洪偉紆每天的吃飯時間都不盡一樣，有時候六時去吃，有時候到了凌晨一時才去吃，根本不可能去猜測他的吃飯時間，不過，只要有耐性的話，就能捕捉那珍貴的一刻。

眾人自下午四時開始，已經守候了快六小時，洪偉紆還是沒有出門的打算。

「隊長，仲要等多幾耐？」

「比啲耐性……」

對阿明來說，要他等待多久也不是問題，只要想到能夠為兒子報仇，就算要他乾等一年也可以！

皇天不負有心人，晚上十一時，洪偉紆終於連同六位保鏢外出用膳。

「麻鷹出現，獵犬就位。」

「收到！」

洪偉紆的保鏢都配有手槍，阿明他們都知道不可能和上一次一樣不傷及無辜，要成功完全任務，就先要幹掉他身邊的六位保鏢。

「大家生生性性……開始！！」

廣告：

讚好我的FAN PAGE留意最新連載，同時能夠支持下我
每一個LIKE都係我嘅寫作動力！

<https://www.facebook.com/1557722344497587>

紙言下一章將於星期六晚上發表！

第十三章 半年後

第十三章 半年後

轉眼半年，石鼓洲的基礎建設已盡數完成，按照原先計劃把整個島劃分為四個大區，另外潛艇計劃也很順利，為公和國補給了不少物資，至少在三年之內我們也不會有物資短缺的問題。

有了物資的補給，我讓工廠製造了更多不同類形的機械人，包括戰鬥用機械人、工作機械人等，把石鼓洲弄成固若金湯。

「僱傭兵，聽日就開始接受移民申請啦，你緊唔緊張？」煩人問道。

我搖頭，「唔緊張，我哋要做嘅都已經做好，隨遇而安啦。」

我們早已製作好移民表格，只要時間一到，我就會把移民表格上載到我國的官方網站上，供全球任何地區的人下載。

正當我和煩人在吃下午茶的時候，GOOGLE GLASS收到一個由王冰萍發出的廣播訊號，「喂，大家知唔知半年前失蹤嘅前高官都已經比警方搵返啦，只不過佢哋都已經通通遇害。」

半年前，自從郭棟犁被綁架後，至少有七名前香港政府官員都被擄走，當然，有人說實際被擄人數並不止七人，只是政府為免社會動盪，才把某些綁架事件壓下去。

我問道：「警方係搵返佢地條屍？」

「無錯，而且所有屍體都已經腐化，要靠基因鑑定先確認到佢哋嘅身份。」

律師說：「睇黎班人都幾凶殘。」

王冰萍說：「呢家警方因為破唔到案，所以想屈落我哋度。」

「欸，班差佬真係弱智，唔好理佢哋，我哋要著手處理移民問題。」我說。

老實說，要是我們真的立心去對於政府前官員，有必要靜悄悄的做，然後再把屍體棄置在香港嗎？

移民表格已上載到官網，我們所需的人才和移民條件都已列明於網站文件之內，截止報名日期定為一個月後。

我善用這一個月時間進行最後的調整，島上北面住宅區已經建設完成，建設了五座高四十層的大樓，每一層有二十個單位，能夠提供四千個單位，當然，這是為了第二批移民，乃至第三批移民而做的準備，只要首批移民能夠順利完成，在一年之後就會進行第二批移民。

基於保安理由，島上的西面國防區和南面畜牧區被劃成禁區，只有擁有授權的人才能夠進入。而其餘北面和中央娛樂位置可以讓國民自由進出的；我預先製作了一百個通行證，讓首批國民能夠使用島上部份設備。

在我面前是一箱新鑄造好的硬幣，面值有十元、五元、二元和一元，並沒有毫子。由於我們沒有任何邦交，也未得到國際認同，所以我們的貨幣並不能兌換其他貨幣，不過使用其他貨幣也可以兌換「洋紫荊幣」，暫時的匯率定在一歐元兌一元洋紫荊幣。

拿起一杖亮麗奪目的洋紫荊幣，我內心很激動，屬於我們香港人的國家終於誕生了，不過，這只是一個開始！

在島的中心位置是一個悠閒和消費區，設有一條商店街和一些免費的遊樂設施，例如摩天塔餐廳（能飽覽海景）、碰碰車、跳樓機等，也有一些由外國購入的遊戲機和由機械人主持的攤位遊戲，照顧到國民的娛樂生活，按照計劃，更多的娛樂場所會陸續興建。

本國國民能夠透過不同任務（多半任務是用來建設石鼓洲）得到報酬，這是賺取金錢的一個途徑；當國民有一定儲蓄，可以考慮租用商店街的鋪位來當小買賣，當然貨源也是國民需要考慮的地方。

為了讓國民不要脫節，我們興建了兩座連接到互聯網的發射站，所提供的網絡是完全隔絕於革命系統網絡，所以能夠讓市民自由的瀏覽網站。

國民的衣、食、住、行都已經考慮到，首批國民只要到達島上就能馬上展開新的生活。

很快，移民報名經已截止，所收到的報名足足有十多萬多份，大部份報名是來自香港。

「系統，對所有申請進行安全測試，例出安全等級。」我說。

『指令接收.....預計所需時間為十二分鐘。』

雖然在島上設有禁區，就算有間諜混入首批移民，他們都不能進入重要區域，加上進入本國之前都需要進行全身掃描，根本不可能影響到本國安全，不過小心駛得萬年船，安全檢查功夫還是要做足的。

『已完成安全分級。』

我看著系統所作出的分級，被評定為高危等級的人竟然有三萬之多，看來中共對我們下了不少苦功。

「系統，只列出被評定為安全的申請。」

『已列出，總數：13472。』

還好，還有萬多份申請，不過要在萬多份申請中選出一百位入選者也不是易事。

就移民批核事宜，我召開了一場特別會議。

「各位，眼前呢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份申請都係成功通過咗初步入選。」

我把影像投射到牆上，接著說：「大家隨便揀。」

司徒依風張開口，僵硬了好幾秒，「揀？呢度有萬幾份申請啲？點揀？」

我尷尬一笑，「嘿，我都知難揀嫁啦.....系統！將名單依照擅長領域分類！」

『指令接收，指令完成。』

萬多份申請轉眼間就分成十個領域，畜牧、耕作、公關、建築、軍事、科研、法律、經濟、防偽和醫療。

畜牧和耕作是為了發展南面畜牧區；建築是用來設計島上設備藍圖乃至南面人工島計劃等的藍圖；科研部是為了研發更多新技術，包括武器、藥物等；軍事當然是為了國防；經濟人才是為公和國的貨幣體制定位，以及制定本國未來經濟發展方向；防偽是為了貨幣發展及證件設計等；法律是為了訂立紫荊公和國法律；醫療是為了建立公和國的完善醫療體系。

女班長輕呼一口氣，「咁樣易睇好多.....」

其實，我們早就已把移民人數按照人才的需求作出分配，在一百個名額中，每個領域所佔有的人數都不盡相同，例如經濟領域只不過需要五個人，而畜牧領域卻需要二十個人，這樣的安排完全是按照洋紫荊公國的發展情況而決定。

長達六小時的會議內，我們終於訂出一個列表，在列表中的一百名申請者，將會是洋紫荊公和國的首批公民。

名單已定，就要計劃接送國民。

我並不打算以潛艇進行接送，在這個階段，我不想中共發現我們能夠使用潛艇用作運送物資，為此，這次我打算以垂直升降運輸機來接送這一百名國民，接送地點未定。

垂直升降運輸機每次最多只能接送五十人，也就是我們最少要分兩次國民接送，另一方面，我們也曾經計劃過透過海路來接送國民，當然，可以肯定中共一定會派出軍艦攔截我方船隻。

「點做好呢.....」

要擾亂中共，沒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嗯，就這樣辦！

我拜託律師草擬了一份接送通告，上載到互聯網上。

「咁樣就搞掂晒。」

通告上列明了接送國民的日期、時間、地點，這樣的話，就能讓中共知道我們的計劃。而我真正的計劃就是比通告上的日期早三天進行接送，真正的資料已使用我在互聯網內的超級電腦發送開去，一百位入選者都同時得到準確的接送安排。

「我就用你哋成日用嘅『陽謀』黎對付你哋.....睇下你哋會點處理？」

廣告：

讚好我的FAN PAGE留意最新連載，同時能夠支持下我
每一個LIKE都係我嘅寫作動力！

<https://www.facebook.com/1557722344497587>

紙言下一章將於星期一晚上發表！

第十四章 接送國民

第十四章 接送國民

我穿上裝甲，帶同了四台戰鬥用機械人，一起坐上了垂直升降運輸機，往預定的接送地飛去。

為免被雷達發現，我保持機身在極底的空域飛行。

運輸機到達了大嶼山東南部的某個沙灘，沙灘細小得只是勉強有位置讓運輸機降落。會選擇這個沙灘的原因是，它距離石鼓洲不過一公里多點，要進行運送也極為方便快捷。

沙灘上早已有幾十人在聚集。

「你哋邊個已經成功申請成為洋紫荊共和國國民？」我問。

人群傳出一陣騷動。

「確認咗移民申請嘅人可以登上運輸機。」

他們互相對望，很快就井然有序的步上運輸機。

不到兩分鐘，所有人已經進入了運輸機內，我返回駕駛倉，把運輸機駛回石鼓洲，整件事都很順利，直至運輸機起飛的時候，從後方有幾台直升機開始迫近。

「機上嘅人聽清楚！！呢度係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領空範圍！！請馬上降落！！」

我沒有理會他們，他們的直昇機只是單純的直昇機，就連武器配備也沒有，哪怕他們帶來武裝直昇機，我只要使用藏在機身外的國防力牆來進行防禦，單單一公里多點的路程絕對能夠守得住。

終於，我們順利進入了石鼓洲領空，尾隨的直昇機只好原路折返。

「歡迎你哋黎到洋紫荊共和國，請各位先到檢查部進行簡單嘅檢查同埋身份確認。」

整整齊齊的一百位國民，在機械人的帶領下，到達了臨時建設的關口進行過關程序，在檢查了眾人的身上並沒有攜帶危險物品後，就按照他們的身份分派了島上通行證予他們。

收到通行證後，我安排他們到了新聞發布室進行一場簡單的介紹。

我站到高台上，「你哋好，我係洋紫荊共和國總統廖孤容，你哋手上面嘅通行證對他哋黎講非常重要，有佢你哋先可以係島上面活動。大家可以睇下螢光幕上面嘅地圖，呢張地圖係我地洋紫荊共和國嘅國土地圖，上面清楚顯示出你哋能夠活動嘅位置，因應大家嘅職業，大家所能夠到達嘅地方都會有所不同。」

我播放畜牧區的照片，「例如你哋當中有唔小人都係農業界精英，你哋可以因應工作要求到達南面嘅畜牧區，而有關嘅詳情你哋可以係政府大樓入面嘅資訊部查閱。」

我把他們所需的細節一一講解後，就讓他們自行探索島上的設備。

我回到自己位於軍事地區的房間，臥在床上。

「好叻……」

辛苦了一整天，總算完成了首批移民接送，不過這個方法在下一次移民計劃中就不能使用，一定要想出一個能夠治標又治本的方法。

阿May約見了二十位畜牧、農作業精英，和他們研究南面畜牧區的發展。

「大家都見到，我哋島上面嘅泥土受海水影響，大部份都係鹹地，大量農作物都唔適合耕作，不過，我哋用人工方法開闢咗一塊獨立農地，透過系統嘅調節能夠耕作任何農作物。所以，我哋係農作物方面係無任何先天因素問題，我之所以叫各位農耕精英黎係想大家集思廣益，睇下以我哋有限嘅土地點樣可以做到足夠嘅糧食供應。」

阿May喝了一口水，「而各位畜牧精英，我想你哋係計劃農場入面應該畜養乜嘢動物，而每種動物嘅數量又係幾多，當然要計算埋所需嘅飼料數量。」

眾人道：「無問題。」

「多謝大家！」

除了已劃出的標準農耕地外，阿May更在沿海的土地種植了大量耐鹽蔬菜，為洋紫荊公和國帶來更多可持續供應的糧食。

很快，首批國民已適應在洋紫荊公和國的生活，石鼓洲的發展更一日千里。

香港，政府總部。

特首臉有難色，「你哋都知道洋紫荊公和國已經成功接左一百位移民？」

眾人點頭。

特首說：「阿爺派咗三萬位間諜去申請移民到紫荊公和國，到最後全部都落選，為咗呢件事阿爺已經好唔滿意，再加上我哋未能夠成功攔截佢地接送移民，阿爺更加為此而震怒……」

特首站起來，按著額頭，「大家都知道三年之後香港島都會成為香圳一部份，到時就唔存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按照原先計劃，我哋都會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嘅重要官員，但係經過洋紫荊公和國呢件事，大家都唔好妄想可以加入中央政府！！」

特首怒拍長桌，臉容扭曲。

「我地要出兵，強攻石鼓洲。」特首說。

「強攻？對方有國防系統力牆，點攻？」

特首奸笑道：「解送軍已經將國防系統安裝到軍艦之上，到時候只要消除力牆，佢哋點會係我哋對手。」

「但係咁做會唔會引起西方國家嘅關注？」

「唔理得咁多！已經決定左一星期後行動！」

面對中央政府施壓，特首別無選擇，他已聯絡香港警方和解放軍，並把相關軍事設備運送到香港島。

面對將會出現的暴風雨，廖孤容早已做好準備。

「嗯，根據『奧丁之眼』，政府大概會係半個月內發動攻擊，好！咁就製作更加多地對空飛彈……」

奧丁之眼是以前我和朋友共同開發的大數據分析系統，主要是用來預測股票市場，利用Big Data（大數據）來進行預測，透過股票市場我賺取了豐厚的回報，就連現在洋紫荊公和國的資金都是透過奧丁之眼來賺取的。

為了加強國防配備，我增強了奧丁之眼的預測功能，用它來分析香港及中國政府的軍事行動，以助我國進行更為靈活的防守調配。

「如果佢地夠膽開火……就唔好怪我哋……」

我著手製造出更多的紫色裝甲，我把它們命名為洋紫荊鎧甲，簡稱紫甲。

紫甲已開發到第三代，除了原先的飛行、潛水、一分鐘國防力牆外，還加設了更多的武器，以及太陽能充能系統等。

除了紫甲外，我還弄了為數一百台全自動戰鬥用機械人 - 紫兵，每套裝甲能控制十台紫兵（我所穿的洋紫荊母甲是唯一一套紫甲能控制所有紫兵的裝甲）。

我計劃在國防區外加建人工島，興建更多的飛彈發射井，要在地球立足，就需要有足夠的武力，沒有武力，就沒人看得起你，也不可能有發言權！

正當我準備得如火如荼的時候，一個通訊把我的注意力全都吸引住，那是來自瓦努阿圖的通訊。

第十五章 來自瓦努阿圖的外交

第十五章 來自瓦努阿圖的外交

「奕南菱？」

「HELLO！估唔到你咁真係成功咗喎。」

奕南菱在中五的時候移民到瓦努阿圖，我們間中也有聯絡，想不到今天會和他進行通訊。

「你幾時返黎啊？」

「我？我未走得開住，不過.....我係黎帶個喜訊比你咁嫁。」奕南菱說。

「喜訊？」

奕南菱點頭，「我已經成為左瓦努阿圖副總理。」

「真係嘅？恭喜晒你喎。」我衷心的說。

奕南菱乾咳兩聲，「我已經爭取到過半議員支持承認洋紫荊公和國嘅合法性。」

「吓.....你係點做到嫁？係人都知瓦努阿圖係中國嘅同盟之一，佢咁又點會為咗我咁個島仔得罪中共？」

奕南菱無奈笑說：「你有所不知啦，自從中國人不停咁移民黎瓦努阿圖，已經搞到呢度民不聊生，瓦努阿圖嘅國民只係想過一啲平靜和平嘅生活，但係班大陸人就係都要搞到呢度污煙瘴氣，仲搞到呢隻治安變得好差.....所以，全部嘅本地人心底裡都係想將大陸人趕出呢個國家！」

「多謝你.....南菱，估唔到咁耐無見你仲係對我咁上心，竟然為我咁爭取到好重要嘅第一步。」

「乜說話啊.....放心啦，搞掂晒呢度啲嘢我就會黎嫁啦，唔講啦，拜拜！」

「拜拜！」

多年無見的奕南菱，已經在瓦努阿圖爬到足以改變國家的高度，我們也可以！對！我們也可以的！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把香港變回屬於香港人的香港，我們不可以讓這個養我育我的搖籃變成大陸人的垃圾場。

得到了外國的支持，我相信很快就會有轉機。

一星期後，香港果然如同奧丁之眼的預測，派出戰機。

香港，某茶餐廳，電視正在直播戰機起飛。

一位老伯放下老花眼鏡，皺眉道：「嘩.....駛唔駛啊？出戰機？」

「係唔係即係要打仗啊？」一個地盤佬問道。

一位穿著白背心的阿叔說：「屌，都痴撚線嘅，呢度香港黎嫁啲。」

十二台殲-20戰鬥機正以高速飛近石鼓洲，我馬上把國防系統轉為戰鬥模式，另外安排一些本身職業為士兵的國民控制地對空炮台，我本人則穿上紫甲，站在石鼓洲中央的觀景塔上。

「系統，大約有幾耐會受到敵襲？」

『二分十五秒。』

我懷著緊張的心情，看著西北方，也就是戰機飛來的位置。

一群黑點從上空出現，很快就看出它們是香港派來的戰機。

「黎啦終於！」

全國上下的心情都極為緊張，要是擋下這波攻勢，就表示洋紫荊公和國有足夠的能力應對中國攻勢，不過我倒反不擔心這波攻勢，身為國防系統的設計者之一，我完全了解國防力牆的性能。

就在飛機接近的同時，我國力牆出現波動，發生崩潰抵銷的現象。

「果然用力牆抵銷！係船？潛艇？定係戰機本身？」

「嘖嘖嘖！！」

幾枚飛彈射在石鼓洲力牆上，只見半空中出現幾道波紋，爆炸的氣流和影響都被盡數擋在力牆之外。

我早就猜到他們會用這個方法來攻佔石鼓洲，所以預先把幾個應對抵銷力牆的方案輸入了革命系統，在應對機制下，革命系統會干擾對方的力牆來防止我方力牆被干擾抵銷，所以單憑他們的流動力牆，是永遠都不可能影響我國力牆半分。

「各位.....擊落所有戰機！！」

二十台地對空炮台在系統的瞄準修正下同時發炮，天上的十二部殲-20戰鬥機一同被擊中，掉落海中，發生一連串爆炸。

「系統，廣播預設訊息1574X！」

『指令接收，廣播範圍設定為香港、九龍、新界。』

香港及香洲的各個電視台(其實只有CCTVB)的訊號被革命系統入侵，啟動早已埋設在互聯網的程式截斷廣播訊號，轉播我在早前錄制的聲帶。

「香港政府！你哋嘅攻擊等同向我國宣戰，你哋所派出嘅戰機已經被盡數擊落，我國為保國民安全，將會作出全力反抗！重申，我國為保國民安全，將會作出全力反抗！」

「Cut斷佢！快啲叫人CUT斷佢！」特首在禮賓府內跺腳叫喊。

世界各地都留意到香港的情況，各大媒體爭相報導，更有誇張的媒體揚言洋紫荊公和國將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敵人。

面對洋紫荊公和國受襲，西方國家政府罕有的發出聲名，譴責香港使用戰爭武器。

香港政府的戰機攻勢，讓洋紫荊公和國正式得到了國際關注。

『收到來自美國白宮的來電，要否接聽？』

我坐在觀光塔上，「接聽。」

「請問你係唔係廖孤容總統？」（英文）

「我係。」（英文）

「廖總統你好，我係代表美國國防部打黎，我哋想購入洋紫荊公和國嘅國防系統程式。」（英文）

「購入？唔得，國防程式關乎洋紫荊公和國存亡，當中嘅原理任何人都唔可以知道。」（英文）

「咁樣應對力牆抵銷嘅程式呢？」（英文）

「呢個無問題，只不過你哋願意付出乜嘢？」（英文）

「五千萬美元，另外我國總統會發出聲明，認同洋紫荊公和國地位。」（英文）

「好，當我收到報酬之後馬上傳送比你。」（英文）

「一言為定。」（英文）

終止通訊後，我不禁大聲發笑。

「成功咗啦！！終於成功咗啦！！」

只是用其中一個我編寫的程式就換取到美國的認同，那實在是太便宜的事了。

同日，我們聚首於會議室。

「大家，我有兩個好消息要同你哋講。」

眾人屏息以待。

「第一，奕南菱聯絡過我，佢呢家已經成為左瓦努阿圖副總理，佢話比我知瓦努阿圖將會承認我哋嘅國際地位.....」

王冰萍微笑道：「真係嫁？南菱佢點啊？我哋都已經有好幾年無見啦……」

我點頭，「佢好好，佢完成埋手頭上嘅工作就會黎呢度，到時我會搵一個地方整個『瓦努阿圖大使館』比佢。」

「好啊，我哋終於可以實現當年嘅宏願，為咗香港一齊努力！！」阿輝握拳道。

我續說：「另外一件好消息係我同美國進行咗一場交易，美國將會承認洋紫荊公和國嘅合法性，換言之，我哋將會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嘅國家。」

「太好啦！！」眾人歡呼。

第十六章 第二批移民

第十六章 第二批移民

洋紫荊公和國一直發展，是時候要進行擴建工程以容納更多的設備。

單憑機械人是很難進行建造人工島的浩大工程，我們需要人才，是大量的人才，既然需要人才的話，就進行第二批移民申請吧！

我們進行了資料分析和不下十場移民會議，最終定下了第二批移民的人數及所需的專業領域。

第二批移民人數暫定為二千人，以我們島上的建設和資源供應，二千人絕對是可以承受的範圍。

跟據上一次的經驗，我們同樣把申請文件放到洋紫荊公和國的官網上，讓所有有興趣移民到洋紫荊公和國的人自行申請。

正當我們移民計劃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香港亦出現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

自香港出動解放軍起，市面上持續出現大大小小的反戰示威，令香港警方忙於四出維持秩序，焦頭爛額。

不少市民都覺得洋紫荊公和國能夠以一個小島的實力對付中國這種泱泱大國而不落下風，實在是能人所不能的行為，再加上在戰機事件中，洋紫荊公和國隱若間還佔有上風，對洋紫荊公和國感到自豪。

此消彼長的情況下，香港政府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反之，擁戴洋紫荊公和國的人數大幅度上升，在網絡上更出現了移民洋紫荊公和國攻略，及大量讚頌公和國的二次元創作。

中國政府對洋紫荊公和國一事已失去耐性，派出專員到港主持消滅洋紫荊公和國事宜。

政府總部，會議室。

中共專員坐在正中間的主席位置，特首則坐在他身旁。

專員看著眼前的厚厚的文件，眉頭深鎖。

「太恐怖了吧，真不敢相信你们的办事能力可以这样低。」專員深嘆一口氣。

特首與一眾官員額角布滿汗水，默不作聲。

「罢了，这是我的计划，散会。」

專員放下一片光碟後，就離開了會議室。

一名官員把光碟放到電腦中播放，在螢幕上放映的是一個觸目驚心的計劃。

「吓.....佢真係要咁做？」一位局長震驚的說。

特首站起來，「佢要點做都由佢.....」

在場的高官們都明白，他們已經再沒有反抗的本錢。

香港，中環遮打花園。

大約五百名市民在花園靜坐，舉起「譴責出兵！亂港共軍！」的一類反戰、反解放軍標語。

警方動員五十人控制現場環境，平均一位警員要應付十名示威者，幸好，示威人士除了靜坐外並沒有異動，否則以這樣懸殊的人數，恐怕現在五十位警員只能落得落荒而逃的下場。

「唉，咁搞法都唔知啲OT點計。」某新入職警員說。

他身旁警員說：「計？唔好傻啦，呢家我哋係白做嫁啦，希望班仆街快撚啲返歸啦。」

對大部份警員來說，加入警隊並不是因為使命感，而是金錢；他們只把警察當作成一個職業，一個薪高糧準的職業，身為一名打工仔的角色，要做的事很簡單，就是聽從上司指令、巴結上司、努力上游，希望能夠盡快升職，就像其他香港人一樣，為了生活、為了金錢而搖尾乞憐，活像一條狗似的，唯一的分別只是他們是警犬。

移民申請表只是發布了三天，就收到多達四十萬份申請，與首批申請相似，九成的申請表都是來自香港。這次申請數量暴升，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香港政府派出解放軍攻擊石鼓洲，石鼓洲在毫髮未傷的情況下擊毀了十二台殲-20戰鬥機，讓所有人都知道洋紫荊共和國是有能力自保的！加上洋紫荊共和國的一百位國民把自己生活上的相片和感受上載到社交網站，讓人知曉在這個小小的島上可是有著極為完善的配套，對生活在香港彈丸之地的港人來說，石鼓洲就是一場機遇，一個提升生活質素的機遇。

專員在酒店中，開啟自己由中國帶來的手提電腦，看著一系列的網站流量數據。

「保守估计提交了申请表的人数高达四十万人.....嗯...希望我的暗桩能够顺利混入，那么计划就定必可以成功。」

專員脫下西裝外套，站步酒店的窗戶，遠眺石鼓洲的方向。

「三个月，只要三个月我就能攻破。」

另一方面，廖孤容並不知道一個足以影響石鼓洲，足以影響洋紫荊共和國的人已經把他們盯上了。

石鼓洲，西面國防區。

我正在為一大群戰鬥機械人作出輕微的調整，要確保本國安全，就要時時刻刻都進行足夠準備。

「喂，僱傭兵你係度啊？」阿輝抱著一根AK-47走來。

「係啊，幫機械人做少少調整。」

張景輝自小就是軍事狂人，在我們還是中學生的時候，他就透過ebay購買槍械配件，在家中拼砌出一把手槍，他甚至從不知名渠道購入了十多枚真子彈，還帶我們到偏遠地區進行試射，那次經驗讓我們都畢生難忘。

我放下平板電腦，「點啊你？係唔係又要買軍火？」

阿輝搖頭道：「唔係，我只係去靶場練下槍遮。」

「哦.....一齊去啊。」

「你整好班機械人啦咩？」

我笑說：「長命功夫長命做。」

雖然我的槍法不準，不過在阿輝的感染下，也愛上了燒槍的快感。

我透過黑市軍火商，從中國購入大量槍械、炸藥、子彈，甚至是稀土等原材料，用來製造成各種武器。

我拿起一柄我也不清楚是甚麼型號的左輪手槍，瞄準五十米外的標靶，扣動扳機。

「嘭！」

我接二連三扣動扳機。

「嘭嘭嘭嘭嘭！」

脫下耳罩，檢查結果。

「中咗三槍.....呼，真係好難射。」

和阿輝練槍後，我再次回再機械人倉庫。

我之所以會如此落力的去調整機械人，是基於來自「奧丁之眼」的一個警告。

『中國已進行消滅洋紫荊共和國行動。』

一個很抽象的警告，是何時行動？如何行動？誰人行動？怎樣行動？就算我追問奧丁之眼，也沒有進一步的分析。

在進行第二批移民期間出現警告，也許代表敵人會利用這次移民。

「間諜？」

我腦海中開始有點概念。

移民申請已經截止，二千份成功申請名單亦已完成，並把詳細接送計劃送到二千位當選人手中。

我們這次決定使用船隻來接送二千位國民，為了防止中共從中搞局，我決定反過來利用他們的間諜。

「系統，將第二批申請當中風險評級為『高危』嘅人列出。」

『指令接收。』

我的著眼前密密麻麻的名單，在五個名字上虛點一下。

「將呢五個人加入去第二批移民名單，然後向佢哋發出接送資料。」

只要在這一批人當中混有中共的間諜，為了把我們一網打盡，他們一定會放長線釣大魚，只要加強對五人的限制及監視，再於事後用些理由把他們驅逐就行了。

第十七章 控制和驅逐

第十七章 控制和驅逐

接送第二批移民之日終於到達，我們在約定之日用運輸艦停泊到香港某沙灘外的深水處，再派出橡皮艇把岸上國民接送上艦。

十多首水警輪駛近，嘗試包圍運輸艦，我馬上派出五十台戰鬥用機械人把它們反包圍。

「唔好亂郁，我唔介意同你哋開戰。」我透擴音系統說。

水警輪只保持在遠處觀察，沒有任何行動。

我站在艦橋上，穿上紫甲，準備隨時發動戰爭。

一如預計的情況，香港或是中國都沒有對接送國民行動作出干涉，任由我們接走二千零五位國民。

在無驚無險的情況下，我們到達石鼓洲。

二千多位國民進行安全檢查和入境手續，在檢查的過程系統把五名間諜鎖定，並加以監控。所有新到達的國民都要參與洋紫荊公和國解介大會以了解島上現況及可用設備，大會結束後，他們各自去到島上的開放局域探索。

「系統，將五個間諜抽出黎，馬上遣返。」

『指令接收。』

我最初打算留他們五人在這裡，讓中共不要知曉我發現了他們的間諜，那麼就能在接送第三批移民的時候也能使用同樣的招數，不過想深一層，假若五位間諜都受到監控，他們便不能夠成功完成間諜任務，那麼就與直接告訴中共，我們已控制了間諜又有何分別？一念至此，我就馬上除去五人。

「其餘二千人，一定仲有間諜係度。」我說。

我可不敢忘記奧丁之眼的預警，我不可以行差踏錯，只要走錯一步，不單止我的人生會完，就連我所珍重的朋友和我們那遠大的理想都會一同完結.....

我，輸不起。

我把第二批國民中安全等級兩極的「最為安全」和「較不安全」人士都加以監視，一定要把中共暗棋抽出，否則的話很有可能影響我們的大計；另一方面，在國民的權限限制上也要多加功夫，以免被他們接觸到核心資料。

在現在這個時刻，只要他們只能貢獻技術，我們就付出相應的報酬，然而我們的關係也止於此。所有有關本國的核心資料，我們都不會讓他們獲取，哪怕是已經加入了國防部的國民。

「KEN，你學識咗用地對空火箭未？」我跟一位皮膚黑黝黝的人說。

KEN笑說：「總統你好，我已經完全掌握到當中嘅技巧。」

我笑著點頭。

KEN是我國首批國民，也是最早加入國防部的首批國民。國防部中的所有國民都要熟習使用國防系統中的任何武器，哪怕是可以讓革命系統自主控制的武器，他們都要一一掌握；國防部國民的真正作用其實是為我提供更好的國防建議，例如要如何佈防，應該要採用甚麼等級武器，這一切一切都並不是單憑革命系統就可以設計出來的，要是沒有軍事精英的幫忙，任我們如何增加軍備，整個國防系統都只會是一頭紙老虎，只得其形而沒得其實。

.....

本來中共打算在一、兩年之內以雷霆萬鈞之勢收復香港，把香港抹殺，誰知在這個節眼會出現洋紫荊公和國這個不安定因素，要是強行收復香港，那麼定必會引起強烈的反政府運動，最差的情況洋紫荊公和國會乘虛而入，一石擊起千層浪，不得不小心應對。

中共專員，他正在一所五星級酒店的總統套房內，看著一疊疊的文件。

「廖孤容.....他就是整个组织的灵魂人物，果然是一个很厉害的人，要是没有他，就不会有洋紫荊公和國，要消灭洋紫荊公和國，就先要杀了他。」

專員派出了二十位間諜，當中的七名間諜成功潛入洋紫荊公和國，但是他並沒有以為只用七名間諜就能夠把洋紫荊公和國瓦解，他的真正計劃，是用武力直接摧毀石鼓洲。

在三個月之內，專員就會發動小形戰爭，在專員的計劃下，中國和南海及歐美列強等國出現了微妙的改變，隱若有隻無形之手，正在慢慢把石鼓洲握在掌心。

洋紫荊公和國發展一日千里，更光明正大的用垂直升降運輸機進行運送物資，香港及中並對此視若無睹，更加重了廖孤容心中的陰霾。

二千位國民在嚴密而隱蔽的監視下，終於抽出了七名間諜，並被控以間諜罪監禁。

今天，在香港發生了一場足以影響洋紫荊公和國、香港和中國的大事。

土生土長的香港人Jacky和女朋友在沙田逛街時，經過沙田新城市廣場，他與一個中國人發生了衝突，混亂間，中國人從身上取出一把生果刀，刺穿了Jacky的心臟，Jacky當場死亡。

途經的香港人馬上把那名中國人制服，大量警察趕到現場，驅散了圍觀人士，在場醫護人員把Jacky送往醫院，則後證實不治。

警方被傳媒披露已把該名中國人放走，引來全港市民的嘩然，百多名市民在晚上到達警察總部，要求警方執法，結果百多名市民被警方水炮車直接射擊，多人被直接射中眼部，最嚴重者更被射至失明；百多位示威者更被控以尋釁滋事罪，不得保釋。

同日凌晨，警方進行記者招待會，告知傳媒他們已嚴正執法，唯沒有證據顯示該名中國人是直接刺死Jacky，經調查後，確定是Jacky在二人糾纏期間意外用刀刺中自己心臟。

但有傳媒提供網上片段，指出該名中國人在Jacky沒有動手的情況下刺死Jacky，並非如警方所說，質疑警方縱容該名中國人，面對記者的提問，警方負責人馬上中止招待會。

記招同日，有市民上街包圍警察總部，要求警方釋放百多位示威者，把兇手緝拿歸案。

警方無視民意，令到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示威浪潮持續，更開始出現第一個流血的警務人員。

警方和示威就像殺紅了眼，雙方都開始加強武力，警方出動橡膠子彈，示威人士開始使用燃燒彈，不論警方還是示威人士都開始出現傷者，警方在示威人士的猛烈攻勢下，更節節敗退，示威者把半個香港島佔領。

「點搞嫁你咁！小小事都做唔到！」警務處處長怒罵。

眾警官低頭無語。

「哼.....同上面提議，出動解放軍。」警務處處長說。

「處長！！！」

「唔好再講！！我已經決定咗要咁做。」

第十八章 戰爭！武力介入！

第十八章 戰爭！武力介入！

「僱傭兵！我哋唔可以比香港政府亂咁黎嫁！」司徒依風拍檯說。

我點頭，「我明白.....我都好想去，但係呢家.....」

但是現在還有中共間諜的危機啊.....

阿輝握著拳說：「等我去，等我去幫佢哋！」

「阿輝.....好，我明白啦，咁我幫你安排。」

我真的很想親自去到現場，親自去支持香港人，親自去支持這群被孤立的自己人。

既然我不可以去，我就要幫阿輝做好最佳的準備。

我馬上為阿輝的紫甲進行調整，裝上少量大範圍高殺傷力武器，最佳化能源輸出，刪除大量與戰爭無關的程式，減低耗電量。

「阿輝，女班長會幫手係呢度控制一百部紫兵，你要記住，我哋嘅兵力係遠遠比唔上中共，你要做嘅只係盡量減低香港市民嘅傷亡人數。」

「我知道。」

阿輝將於今夜出動，而中共的軍隊卻早我們半天到達香港島。

「请你们马上离开！否则将会进行镇压！」

「收皮啦！屌你老母大陸狗！」一名手持燃燒彈的口罩男大喊。

解放軍解開槍械保險，槍頭對準示威者。

「这是最后警告！」說罷，一位官軍往天鳴槍示警。

「走！佢哋想殺人啊！」

示威人潮開始退去，退守到第二防線。

五台坦克車啟動引擎，朝示威者的第二防線迫進。

香港，完全沒有任何媒體報導解放軍入城的事，就連外國傳媒也沒有一字一句的報導，彷彿現在香港仍然是天下太平，沒有發生過任何事似的。

阿輝扭動雙手雙腳，確定正常穿著紫甲，他拿起身旁的愛槍AK-47，步上運輸機。

「阿輝！如果有需要可以接送難民，我已經準備好難民營！」

阿輝舉起姆指，進入了運輸機內。

阿輝身後有一百台紫兵，紫兵是人形戰爭兵器，是靈活度很高的武器，很適合進行城市戰。

「我出發啦。」阿輝用通訊器說。

運輸機從停機坪起飛，往香港島的方向飛去。

香港島上空。

「呢個.....呢個係香港？」

運輸機發出警報，『警告！熱能接近，開啟國防力牆！』

「轟！」

運輸機後方發生爆炸，慶幸有國防力牆保護，運輸機沒有受損。

「係坦克？女班長，準備出發。」

女班長坐在石鼓洲控制室，「OK！」

阿輝和一百台紫兵一同跳出機外，往下掉去。

一百點閃爍紫光從天而降，降落在示威者的最後堡壘。

阿輝透過系統修真，平安的降落在地面。

「大家好，我係洋紫荊公和國國防部部長張景輝。我哋洋紫荊公和國將會進行武力介入，對付解放軍。」

「真嘅？太好啦.....」一位身上有著不下十道傷痕的少年，滿臉淚水的說。

「大家搵安全地方拎埋，我會將佢哋趕出香港島！」

「係！！」

所有示威者馬上化整為零，躲進不同的隱蔽處內。

阿輝馬上派出五台紫兵去了解現事香港島的局勢，再因應局勢制定下一步戰術。

透過Google Glass阿輝看到現在戰火四起的香港島，「呢個真係香港島？點解會變咗地獄咁.....？」

「女班長.....準備好未？」

女班長在一個球體控制室中，環迴360度都是顯示屏，現在有一百個顯示屏正在運作，對應一百台紫兵。

「準備好。」女班長堅定的說。

「出發。」

阿輝的第一個目的地是剛被攻陷的紅隧入口。

阿輝從陸路推進，到達了告士打道；在告士打道已經有大量解放軍進駐，更有好幾部坦克車在駐守。

「附近無國防力牆裝置.....好！出擊！」

一百台紫兵在女班長的控制下，飛上半空，對告士打道上的軍隊進行密集攻擊。

洋紫荊公和國的建國者們都是希望以和平、務實的方式去把民主帶給香港，但是，對於戰爭，他們並不會弱智到以為用和平就可以解決戰爭，戰爭永遠只能用壓倒勝的武力來制止。

槍林彈雨，受到突襲的解放軍出現大量死傷者。

「女班長，坦克開始郁，掩護我。」

「收到。」

女班長控制紫兵在高空飛舞，把解放軍的所有注意力都吸引到半空，而阿輝則拿出一把能射出穿甲彈的狙擊槍。

「系統，進行瞄準修正。」

『修正完成。』

阿輝扣動扳機，一台坦克的裝甲馬上出現一個大洞，引擎被貫穿。

「一部.....」

第二、三、四、五發.....五台坦克就這樣被阿輝毀掉。

「坦克搞掂晒.....班解放軍交比你。」

「無問題。」女班長說。

在系統主力控制，女班長輔助微調的情況下，所有解放軍都被迫退入紅隧。

經過第一場大戰，紫兵只是損失了四台，是一個很好的戰果。

香港政府位於沙田的臨時政府總部。

「乜話？洋紫荊班人黎咗？仲殺咗唔少解放軍？」特首震驚的問道。

「係.....」

特首拍檯，「冇冇搞錯，你哋點做嘢嫁？」

這個時候，專員走進來。

「想不到你们使用了解放軍也抢不回香港岛的控制权？」

特首讓開位置，「專員你好。」

「别说门面话，现在这场战争由我来负责，你们交出指挥权后就可以回家睡，一群没有用处的渣滓。」

「係.....」

專員馬上對解放軍進行調配，務求以電光火石之勢擊殺紫荊公和國的軍隊。

石鼓洲。

我們眾人在直播室看著香港的轉播。

看到目前的形勢，我始終不太放心。

「天瑤啊，我要出一出去，你幫我搞掂埋呢度嘅手尾。」

「無問題.....你要小心啲。」駱天瑤一定是知道我要去哪。

我穿起紫甲，再猜多一百台紫兵，登上後補的運輸機往香港飛去。

要等我.....解放軍不是那麼易對付的。

我乘著運輸機，到達了香港島上空。

「真係好奇怪.....點解中共無派出佢哋嘅『戰爭機械人』？」

與此同時，維多利亞港之下，有很多紅色的人形機械人，開始慢慢包圍著整個香港島的北邊海岸。

第十九章 陷阱？

第十九章 陷阱？

「阿輝！」我降落到阿輝所在位置。

「僱傭兵？你做乜黎嘅？」阿輝說。

「我覺得今次呢件事好有問題，我哋接收難民之後馬上離開。」我認真的說

「但係呢度.....」

「唔好理咁多住！我哋再唔走就黎唔切。」

要是阿輝出事，對我們的計劃會有很大的影響，始終我們的計劃之所以會成功，很大的原因是來自我們的友情，要是我們當中任何一個人出事，都會對我們有很大的打擊。

我們的友情是我們的強大之處，也是我們的弱小之處。

在我的堅持下，阿輝只好折服，我們二人一同安排願意跟我們走的示威人士登上運輸機，紫兵在四周戒備。

「上晒未？」我問道。

阿輝看著Google Glass說：「上緊.....比少少時間我。」

「好。」

就在運輸機準備昇空的時候，我看到天空上出現波動。

「國防力牆！？」

是一個很大範圍的國防力牆。

「系統，馬上查出國防力牆覆蓋範圍。」

『國防力牆範圍為半個香港島，覆蓋了北面的香港島。』

「成個北面.....即係地鐵沿線都比佢覆蓋住。」

阿輝不明所以，「佢咁做最多我哋走唔到遮，但係有乜用？」

「如果.....如果佢呢個時候圍剿我哋，只要時間一長，我哋又無補給，一定會守唔住。」

我們的紫兵少一台就一台，而他們的軍隊卻可以源源不絕的從外界補給。

「我會嘗試中和力牆，你係運輸機上面準備。」

「係。」

想不到中共會使用如此浩大的戰術，把大半個香港島包圍。

我使用了幾台紫兵的國防系統，嘗試做出一座土炮國防系統發射器，透過中和反應讓半空中的力牆開一個洞，足以運輸機飛過的洞。

「僱傭兵今次弊啦，運輸機唔夠位。」阿輝用通訊器跟我說。

「無辦法.....我哋只可以盡量接走佢哋。」

中共已經開始了槍殺市民，也就是他們不介意屠殺香港人，要是讓他們找到這些示威人士，結果一定是盡情屠殺他們。我只好祈求上天有奇蹟出現，不過在現時的情況下，我還是專心做好逃走的準備吧.....

「好.....搞掂。」

我把幾台紫兵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小形國防系統，基本調校已經完成。

「阿輝，你準備起飛。」

「收到。」

我啟動國防系統，在半空力牆位置開出一道反力牆，把天空上的力牆中和掉，破開一個大洞。

「去啦阿輝。」

運輸機馬上昇空，朝大洞飛去。

「咦？呢啲係？」

就在運輸機快要穿過大洞的時候，我看到監測器上出現很多怪異數據。

「阿輝等陣先，你快飛返黎。」

天空上的洞突然被修補，要是運輸機仍舊穿過去，就會被補上的力牆擋住，在半空發生爆炸。

是誰？是誰破解了我的中和力牆？

專員坐在酒店內，看著眼前的電腦，滿意的搖動酒杯。

「是时候了，干掉他们吧。」

多台坦克、紅色人形兵器朝我的位置推進。

「係陷阱！佢想將我哋一網打盡！」我怒說。

過千紅兵（紅色人形兵器）、上百台坦克，正以包圍之勢向我們邁進，包圍網越收越窄，把我們牢牢的困著。

「點算？」阿輝問道。

「比少少時間我。」我深吸一口氣。

要解決目前的局面，就只要一個方法.....就是破壞他們的國防系統。

國防系統一定要使用超級電腦來作出運算，否則是無可能進行長時間的運作，也就是說，只要我把他們的超級電腦毀掉，或是進入超級電腦中直接控制國防系統，就能把巨大的國防力牆關掉。

我馬上開始找尋超級電腦的位置。

「阿輝.....我要你幫我手捉一部人形兵器返黎。」

「一部？」

「無錯。」

「好，交比我。」阿輝說。

要解讀他們的國防系統，最快的方法就是取得一台終端機後進行侵入。

阿輝以紫甲之威，快速的接近紅兵和坦克，女班長控制著紫兵，引開大部份的炮火。

「係機會！」

阿輝大步躍出，腳下推進器功率全開，衝入紅兵群中，一手捏在一台紅兵的脖子上，再放出電流暫停了紅兵的運作，同時馬上調頭，回到紫兵群中。

「捉到啦！」阿輝把紅兵放到我臉前。

「好！」

我馬上連接到紅兵，把幾套我常用的侵入程式植入紅兵之內。

「比五分鐘我！」我說。

阿輝點頭，「好。」

說罷，阿輝取出狙擊槍，飛到高處。

阿輝說：「女班長，我哋要頂住五分鐘。」

女班長深吸一口氣，「好。」

紅兵包圍網進一步收窄，阿輝馬上開始對準坦克作出連環射擊，在半空和陸地上的紫兵都開始射擊，對抗著漸近的紅兵。

紅兵還火，戰爭馬上開始。

我努力的加快侵入速度，只要能夠破解他們的系統，我就能馬上毀掉力牆，帶同示威者離開。

阿輝的穿甲彈用光，他掉下狙擊槍，飛上半空，接近紅兵群。

「受死！！！」

阿輝的紫甲伸出兩面鐵板，鐵板打開，一大堆小形導彈馬上射出，是我安裝在阿輝身上的大範圍殺傷力武器。

阿輝面前的紅兵被導彈擊中，當中超過九成紅兵被直接毀掉。

「僱傭兵得未啊？我無曬彈藥啦。」

「得！！」

終於，我破解了他們的保安系統，進入了國防系統的骨幹。

我馬上透過電腦，關掉國防系統。

天空上的力牆馬上消失，紅兵們失去了國防系統控制，全部都失去活動能力，只剩下坦克仍然有戰鬥能力。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專員在酒店中說。

專員站起來，走到窗旁。

「是他，一定是他，只有他才能侵入系統，嘿嘿，有这个等级的对手才配得上我。」

力牆關掉，我馬上登上運輸機。

「女班長掩護！阿輝我哋走！」

「好！」他們齊聲道。

運輸機起飛，紫兵把兩台運輸機重重包圍，不讓炮火擊中運輸機。

很快，我們提昇到一定高度，坦克的炮火已經不能夠影響我們，我們算是暫時逃出生天了。

「快啲飛返去！！」我說。

我使用通訊器，「天瑤，開啟難民營，叫其他人做好接收難民準備。」

駱天瑤說：「無問題。」

兩台運輸機，越過香港領空，到達了石鼓洲，降落在停機坪上。

第二十章 善忘

第二十章 善忘

停機坪上，百多位獲救的示威人士在機械人的帶領下到達了洋紫荊公和國的臨時難民營。

難民們痛哭失聲，他們都見證了共產黨的殘暴，見證了自己的家園如何變成頹垣敗瓦，見證了自己的親友是如何在自己面前死去。

我把所有紫兵送回西面國防區，安排檢查及維修，要求系統點算損失的兵力。在這個關頭，任何一台紫兵對我們來說都極為重要。

「所有人馬上到會議室。」我用通訊系統說。

會議室。

「我諗大家知道阿輝同我去咗香港島，救出部份示威人士.....解放軍已經無曬底線，佢哋係香港島任意殺人，好多香港平民受傷甚至死亡，最恐怖嘅係全世界都無報導呢件事。」我說。

煩人舉手道：「我諗身為香港人嘅我哋都係時候要做返啲嘢。」

阿May點頭，「無錯，我哋要諗啲解決方法.....最低限度要保護香港島嘅居民。」

我嘆氣道：「我想大家知道一件事，以我哋嘅兵力根本無辦法對抗到中共，如果以武力方式介入，對件事幫助甚微，甚至乎有機會令到我哋兵力大減，比中共乘虛而入。」

律司站起來，雙手按著檯面。

「用互聯網，我哋要用互聯網去話比全身體嘅人知，香港到底發生緊乜嘢事。」

「無錯！」王冰萍十分認同。

中國使用秘密手段影響了各國傳媒，使香港暫時變成一個完全封閉的區域，除了正身處香港島的居民外，外界根本沒有人知曉解放軍的大屠殺。

我拍檯道：「好！我即刻去整條片upload上網！」

我呼一口氣，「仲有一件事，大家要有心理準備，中共夠膽明刀明槍對付香港人，亦即係會好快對付我哋。」

眾人沉默不語。

駱天瑤打破沉默，「我哋只需要做最好嘅準備，最壞嘅打算，其他嘢我哋無辦法控制，唔需要費神擔心。」

煩惱很多時候就是來自對未知的恐懼；有些人討厭去思考，總覺得未來太多可能性，人力根本不能預計所有可能性，然而我們不需要去預測所有可能，我們只需要了解最壞情況，做最好準備，任何難事

都定能解決，縱使不能夠決，也可以取得最好的結果。

司徒依風去到難民營安撫難民們的情緒，而其他人則在安排替難民辦理國民身份手續。

網絡上，一段短片瞬間被轉載超過一千萬次，點擊率快將突破五千萬，這段短片就是由廖孤容剪輯的香港島戰爭實況。

多個短片分享網站即時把短片刪除，而廖孤容則把海量的短片分享到不同網站，很多外國網民自發下載並分享短片，分享一發不可收拾，全球多國市民知曉到香港的屠殺事件，各國被迫要就中國出兵屠殺平民而表態。

聯合國人權組織狠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並指出屠殺港人行為絕對是干犯了戰爭罪，違反了《海牙公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外交部發言，指外國政權不應干涉中國內政。

全球的局勢馬上變得一面堵，所有國家都針對著中國的行為而進行抵制。各國中國領事館外都出現大規模示威，甚至連華人街都出現大小示威人潮。

為了平息國際間的輿論壓力，中國決定撤兵，並解除了香港島的封鎖。

「撤兵啦佢哋！好野！」女班長高興得跳起。

女班長親身經歷了香港島抵抗戰，她深深明白到香港島是一個怎樣的地獄，得知中共撤兵，市民不用再受到戰爭威脅，她真的高興得想馬上去到香港島，和所有香港人一起慶祝。

正當洋紫荊公和國為了中共撤兵一事而大肆慶祝之時，他們沒有留意到倖存的香港人發生了一種古怪的變化.....

香港島，百廢待興。

香港人正努力的重新建設著香港島，部份人的家人在香港島屠殺中遇害，他們組織成一個「解放軍屠殺平民關注組」，到達政府總部請願，要求香港政府及中央政府就屠殺事件賠償及道歉，可是在示威還未成形之際，政府就派出警察逮捕所有請願人士，並把他們一一定罪，運送到赤柱監獄中。

及後，香港就像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似的，香港人仍然依舊生活，沒有人再為被害的一群平反。

只過了幾天，香港再沒有人談論解放軍屠殺香港人一事，看起來很奇怪，卻又正常不過，這就是政治，這就是善忘的香港人。

三個月後，現任政府保安局局長被擄，同日，一個自稱是「前警察聯盟」的組織發出聲明，承認是他們擄走局長。

大量警察在解放軍屠殺一事後辭職，有線人指出，部份辭職警察加入了「前警察聯盟」。

一股新興力量開始影響到香港高官們，所有高官變得人人自危。

香圳，上水，某農地。

「我哋要將所有暴政者殺死，我哋要保護香港，保護下一代嘅人生。」阿明站在木箱上說。

「我哋咁樣做到底有冇用？」一位剛加入的離職警察問道。

阿明脫下太陽眼鏡，「有冇用？係唔係無用嘅話你就引頸以待？係唔係無用嘅話你就等死乜都唔做？我哋唔知咁做有冇用，但係呢個係我哋唯一可以做嘅事！」

阿明掃視全場，「你哋聽清楚，我哋之所以會係呢度，因為我哋曾經都係一個差人！我哋好清楚呢個政府係點樣運作，我哋好清楚一直以黎我哋係點樣去陷害無辜嘅人，我哋好清楚當自己嘅家人、朋友出事之後，政府係點樣叫我哋唔好出聲.....我哋知道正常嘅方法已經無用，可以做嘅事就只係得返以暴易暴，我哋要殺到佢哋驚，殺到佢哋怕！」

阿明跳下來，「當然，我哋仲要搜集佢哋嘅罪證.....我哋唔單止要佢哋死，仲要佢哋永遠背負住罵名！」

加入「前警察聯盟」的警員越來越多，慢慢成為一個強大的地區勢力.....

中共專員悠然自得的在品嚐紅酒。

「很快，三天之后就是洋紫荊的死期，真期待亲手杀掉廖孤容的一刻。」

在中國的各處，有為數不少的紅兵正慢慢南下，一場暴風雨正開始集結於石鼓洲。

第二十一章 戰場

第二十一章 戰場

石鼓洲。

難民們已完成檢查，正式加入洋紫荊共和國。

親眼看見自己家園被毀的香港人，他們終於明白到中國並不是自己的根，而是破壞自己的根的惡魔。要他們回復過來，看來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經點算後，我們損失了二十三台紫兵，我馬上安排工廠製造更多的紫兵，並著手製造更多大殺傷力武器和一首軍艦，好讓在海戰有更大的優勢。

還好現時的住宅配套仍然可以滿足國民需求，不過也是時候要擴建住宅區。

香圳，上水。

阿明在組裝一把狙擊槍。

「明哥，我哋下一個目標係？」

「圍村佬.....強智猴。」阿明冷冷的看著槍管。

「吓？你係話陳氏原居民鄉紳，人稱強智猴嘅陳強智？」

「除咗佢仲有邊個？」阿明說。

「點解要對付佢？我哋目標唔係政府高官咩？」

阿明放下狙擊槍，「膚淺。」

阿明點燃一根香煙，大大的吸了一口。

「呼.....」阿明吐出一口白霧，說：「如果無呢班鄉紳推波助瀾，香圳計劃又點會成功？如果香圳計劃無展開過，香港同埋我哋又點會發展到依家呢個局面？所有政府高官、鄉下佬、地產商，都係我哋嘅目標！」

「我明白啦明哥，但係班牛屎佬好有來頭，仲有三合會撐腰，係佢哋地頭我哋好難郁手。」

阿明彈走煙頭，呼一口氣，「班鄉下佬只係貪生怕死嘅廢物，如果無錢，你睇下佢哋會唔會幫『自己友』手？」

「明哥你意思係.....」

「我哋照去完成計劃，執行計劃時我哋要二話不說就開槍，只要佢哋知道我哋黎真，一定唔會有出頭

烏出黎阻頭阻勢。」

當日下午，為數二十名的蒙面人駕著車進入了元朗的某圍村。

「喂，你哋邊度嫁？」一赤膊大漢大喝一聲。

最前的車左邊車窗較低，坐在窗邊的人伸出一把手槍，槍口對準那名大漢。

「唔好出聲，如果唔係就殺咗你。」

大漢汗流滿臉，如小雞啄米般點頭。

「陳強智係邊？」

「猴哥.....猴哥佢應該係村公所隔離士多入面食緊下午茶.....」

「上車。」

「吓.....咩嘢話？」

「我叫你上車，你係唔係聾撻咗啊？對耳無用我就幫你切撻咗佢啦。」

「唔係唔係，我馬上上車！」

大漢被脅逼上車，上車後他就被一位前警員用電槍電暈，再隨意掉到一旁草地上。

「去搵強智猴。」阿明說。

車駛到村公所，幾名大漢馬上走出來觀看。

阿明等人下車，徑直的走進村公所旁的士多。

「強智猴！！」阿明大喊一聲，他身旁的人馬上行動，把附近的人盡數槍殺。

他們電光火石間就殺死了除強智猴外的所有人，其中一人用電槍電暈強智猴，再把他帶到車上。

經過多次的任務，他們之間已經很有默契，很快就完成了是次擄劫強智猴的行動。

.....

石鼓洲。

我正在國防區的控制塔內進行程式編寫，我要製造出足以防止中共軍隊的防衛系統。

「要係海入面設立哨兵。」

見識過解放軍封鎖半邊香港島的方法，我就知道他們是有本錢中和石鼓洲的國防力牆，我不可以讓這

件事發生。

『警告！大量機械人反應出現在東面一海里外。』

「咩話？咁快就攻黎？」

東面一海里，也就是長洲附近？他們是把長洲當作戰略基地.....？

為甚麼會那麼快就作出行動？他們經過香港島一役不是應該更加保守嗎？

算了，來了就戰吧。

「系統，啟動戰爭模式，設定等級為紅色。」

『指令接收。指疑執行完成。』

與此同時，石鼓洲上正進行著廣播，所有非戰爭人員必須進入中央地區防災洞，而戰爭人員則要馬上到達自己所屬崗位。

「第一紫兵小隊，控制二十台紫兵作出迎擊；第一、二、三炮兵小隊，控制搖控浮標炮台，係東面設立防線；第一紫甲部隊，著住紫甲待命。」

二十台紫兵到達了東面海上，正進行戒備。

「系統，瞄準機械人反應發射十枚魚雷。」

『指令接收。』

全島360度都設有魚雷炮孔，能透過系統或人手操作。

魚雷往目標射去。

「轟隆！！」

東面海底發出一聲巨響。

『命中目標。』

「各位，安照雷達位置進行攻擊！」

『警告！西北方出現戰機反應！』

戰機？是空襲嗎？但是在國防力牆的保護下他們又有何用？難道是.....

「第二紫兵小隊，全隊出擊迎擊西北方戰機，要係佢哋接近石鼓洲之前將佢哋盡數擊落！第一紫兵小隊，準備隨時出擊。」

五十台紫兵整齊的往西北方飛去，這五十台紫兵都配備了戰爭級武器，一台紫兵的戰力就足以擊毀戰機。

我看著螢幕，很快就看到紫兵成攻擊落所有戰機。

「好怪.....點解所有攻擊都好似係引誘我出動？」我揉搓太陽穴，艱難的思考著。

我再看清楚雷達上的光點，一陣心寒之意馬上包圍著我。

「係陷阱！！」

『警告，在本島附近出現力牆反應。』

他們竟然從南方攻來！

南方。

成千上萬的紅兵在海底火速靠近，它們身上都帶著連接裝置，只要連接起來就能夠發射出一個範圍極為龐大的力牆。

他們到達了攻擊範圍，馬上發動力牆。

洋紫荊公和國的國防力牆正受到好幾個力牆以梅花間竹方式抵銷，這種抵銷方法完全是針對著廖孤容的「防止力牆抵銷」機制。

石鼓洲。

我雙手正在鍵盤上快速舞動，把一句又一句的新程式代碼輸入系統之中。

「力牆唔可以消失！只要一消失我哋就會玩完！」我滿頭大汗的說。

我右手在眼前一掃，啟動通訊系統，「阿輝，帶同第一至第八紫甲部隊同紫兵部隊到南面對付紅兵。」

「收到。」

「女班長，帶領炮兵小隊對南面紅兵進行全方位攻擊！！」

「收到！」

在我的調配下，全島九成的軍事力量都投放到南方的戰場上，盡量消滅海底的上萬台紅兵。

兩軍相接，爆炸之聲接二連三的發生。

這一場戰爭我們不可以輸！

第二十二章 交涉

第二十二章 交涉

南面的戰事一觸即發，大批的紫兵、紫甲和浮動炮台到達了南面戰線。

紅兵在海底受到洋紫荊共和國的正面攻擊，可是有了海水阻隔，紅兵的損失數目並不高。

「再係咁落去，我哋會玩完.....」

我仍然在飛快的輸入程式代碼，要不是我這樣做，力牆早就消失了。

尖少咀，某酒店內。

「这个廖孤容果然很强.....竟然仍可维持力墙运作，看来我不在现场的话很难可以攻破力墙。」專員看著平板電腦說。

.....

我持續把程式碼輸入系統，最快也需要三分鐘才能完全破解對方的陣式。

我國的絕大部份戰力都被南方紅兵拖延，而且東面和西面的戰事亦討不到好處，持續下去對我們極為不利。

三分鐘後，我終於把系統修正，力牆不會再被他們的力牆所抵銷。

我馬上穿起紫甲，帶著最後的十台紫兵往東面飛去。

現在的情況，要先把東西兩面的敵人消滅，再集合兵馬把南方的紅兵摧毀。

我使用紫甲的推進系統在天空上短暫飛行，我跟紫兵們很快就接近東面戰線，單以肉眼都能見到敵方的紅兵陣。

「發現敵人，紫兵進行戰術-a8。」我跟超級電腦說。

十台紫兵分成兩小隊，在我後方左右兩邊集結。我的紫甲性能進行了大幅度提升，主要針對戰爭情況而調整，正好應對現在的處境。

我帶同紫兵，片刻間已經把敵方的紅兵打成一堆廢鐵，我方亦損失了兩台紫兵，不過以兩台紫兵換取一條戰線實在便直得很。

如是者，西方亦被我方聯軍所攻破，兩路合軍一同進往增援南方戰場。

.....

南方的紅兵要面對我們島上的戰爭級兵器和紫兵、紫甲部隊夾擊，在一個小時的激戰後，中共終於撤

軍，我們雖然成功擊退了中共的軍隊，但是損失亦極為慘重，我們有四成紫兵於戰鬥中被破壞至不能回收狀態，這嚴重影響了我們的戰力，要是中國再派出軍隊，恐怕我們就不能夠再堅持下去。

煩人擔憂的問道：「僱傭兵，我哋情況係唔係好差？」

我按動平板電腦，把資料投射到會議室的白幕上。

「基本上我哋戰力受到嚴重影響，無可能再抵擋同樣情況嘅攻擊。」

女班長托著下巴，「係咁嘅話，要幾耐先可以補充兵力？」

「最快一個月。」

紫兵的構造極為複雜，材料也很稀有，並不是那麼容易可以製作。

司徒依風揉按臉頰，「我哋有冇方法可以阻止中國繼續攻擊我哋？」

「我哋只可以見步行步。」我說。

我們很被動，資源不足的情況下，要捱下去很困難，我們只能依靠著國防系統，為我們提供最後的一堵屏障。

香圳，九龍區某屋邨茶餐廳。

「依家乜鬼食物都有毒。」

「中國化啊嘛，中國化就咁嫁啦。」

「唉.....唔好咁大聲啊，一陣又比啲中國人報串捉你去勞改嫁啦。」

「唔好講咁大聲啊，一陣比人話你唔認自己係中國人又好煩嫁啦。」

「真係好想過去洋紫荊公和國嗰度.....」

自從香港正式成為香圳後，香港人正正式式成為二等公民，至於當年有份支持中央政府的藍絲、建制等等，十居其九都被中共清算，他們的最後價值就是用來為中共殺雞做猴。

中共對洋紫荊公和國發動攻擊後，已經快將三個月時間沒有動靜，就像放任洋紫荊公和國成長。

我坐在指揮塔內，總覺得暴風雨快將來臨。

「你無咩嘢啊嘛？」駱天瑤問道。

我輕吐一口氣，搖頭道：「無嘢，只係有少少劫。」

駱天瑤點頭，「嗯，大家都好辛苦。」

「我咁做係唔係錯？我哋係唔係應該做返一個普通嘅二等公民，有嘢食、有工返、死唔去就算？」

駱天瑤嫣然一笑，「你知道答案嫁，我哋咁樣做除咗為自己之外，最重要係為咗香港。」

「無錯，我哋要令到香港人真真正正咁覺醒，只可惜代價實在太大。」

「香港人或者會變成歷史中嘅一個名詞，唔再會有香港人存在。」駱天瑤低頭道。

「中共實在太過擅長於破壞文化，香港已經去到危急存亡之秋，如果我哋革命失敗，亦都代表香港已經玩完。」

駱天瑤問道：「咁黎緊我哋要點做？」

「要同中共談判，」我按著臉，「要中共正視香港問題，停止干預香港。」

假若洋紫荊公和國只死守在石鼓洲，絕對不會令到香港回復以往的日子，所以石鼓洲只是一個踏腳石，用來跟中共談判，為香港人製造出一枚珍貴的談判籌碼。

在這段時間，洋紫荊公和國努力發展，進行填海、基建、軍事擴張等等計劃，把石鼓洲打造成鐵板一塊，保護著香港人最後的土地。

就在發展的過程中，廖孤容面對著一個足以影響洋紫荊公和國的抉擇。

中共派出官員，正式約見廖孤容。

洋紫荊公和國，會議室。

「我係度諗緊應唔應該出席。」我說。

「唔好去！中共由始至終都係無口齒嘅生物，最鍾意玩『陽謀』去陰人。」非凡哥說。

司徒依風皺著眉，「你對我哋黎講好重要，唔好亂搏。」

女班長點頭附和，「我都認為唔應該出席。」

「我明白大家嘅顧慮，我會拒絕依次會面機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

「怎么样？香港那边的事儿还没弄好吗？」國家主席問道。

「还没……」

國家主席暗哼一聲，「你要我们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吗？还不给我快点处理掉他们？你妈逼！」

「放心吧，我已经派了专员到香港处理，他说个月内就会毁灭那班暴乱份子。」

「最好今個月內完成，否則……」

香洲，長洲。

中國派來的專員搬運了一些兵器去到長洲，是專門用來對付洋紫荊公國的秘密武器。

專員說：「只要用EMP配合陸面部隊，就能夠把他們的國防系統关掉。」

接下來的一戰將會影響洋紫荊公國的未來，也影響了香港的未來，埋下一粒足以影響中共政權的種子。

第二十三章 我跟你走！（第一部結局）

第二十三章 我跟你走！（第一部結局）

紫兵的存量比起大戰前還要多了30%，紫甲在性能上亦進行了調整，紫甲正式進行量產，以加強國防軍力，就算再次碰上上一次規模的戰爭亦能夠穩操勝券。

然而，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破壞只需要一瞬間。

那一天，天氣晴朗得很，根本沒有人會想像到會發生接下來的恐怖事件。

『警告，長洲方向有十二個物體從天空接近。』

我被警告聲音弄醒，馬上使用平板電腦下達指令。

紫兵隨即出動朝長洲方向飛去，我則穿上紫甲，去到戰術統籌室內。

其他人已經早我一步來到。

「依家我哋唔知道對方到底係唔係發動攻擊。」我走到螢幕前說。

我在桌面上的鍵盤快速輸入指令，「阿輝，你著定紫甲準備，女班長，你去炮塔操控室準備。」

「係。」二人齊聲道。

「司徒依風，確保戰爭片段能夠拍落黎，將所有片段剪輯後之後就上載到互聯網。」

「係。」

.....

洋紫荊公和國內，住宅區。

「警報又響啦，中共又打到黎啦。」

「唔駛驚，依度好安全嫁。」

「到底依啲日子幾時先會過？」

.....

長洲與石鼓洲中間的海域。

紫兵以扇狀散開包圍住十二台戰機，戰機頓時往不同的方向飛去，完全沒有軌跡可言。縱然如此，紫兵仍然依照既定的程序，把戰機一一擊落。

「太奇怪.....點解會得十二部戰機，唔通又係聲東擊西？」我指頭輕敲著桌面。

為免重蹈覆轍，我派出少量紫兵到各個方位擔當哨兵。

「應該無問題，不過我總係覺得有啲古怪。」

『警告！有熱能反應接近！』

螢幕上的雷達圖顯示在東方的戰場有一個熱能反應在快速接近中，那個反應遠遠拋離紫兵。

「電腦！力牆功率全開！將熱能反應攔截！」

『指令接受，指令執行中.....』

「僱傭兵，到底有咩事啊？」駱天瑤問道。

我按著太陽穴，「無.....」

希望不要是我最懼怕的情況，國防系統的唯一弱點.....

.....

石鼓洲東面，有一枚飛彈筆直的朝石鼓洲飛去，飛彈很快就到達石鼓洲，它擊中力牆，毫無懸念被力牆擋下。飛彈被攔截下來後隨即爆炸，引發出強大的電磁脈衝。

電磁脈衝朝四方八面散去，半空中的紫兵一同停止運作墮進海中，國防系統被電磁脈衝破壞，石鼓洲的力牆消失，整個洋紫荊公和國變成零防守狀態。

很多艘快艇從長洲駛往石鼓洲，在快艇上盡是全副武裝的解放軍。

.....

全島上下的電子產品被電磁脈衝弄壞，小至日常家電，大至軍事系統都不能夠運作。

「可惡！！」我大力的拍打桌面。

「我哋要撤退，依度已經唔可以再守得住。」

我脫下已經失效的紫甲，帶著他們前往西面的逃出口。

「我哋就咁走？咁班居民點啊？」駱天瑤問道。

我穿起潛水衣，「就算我哋留係度都無用，我去搵女班長同阿輝，你去搵司徒佢。律師，你帶埋其他人去西面緊急撤離位。」

這裡是我們用了很長時間所建設的國度，想不到中共竟然出動了EMP，我應該早就猜到他們會這樣做，要是我早一步完成對應EMP的機制，那麼國防系統就能夠成為完全沒有弱點的完美機器，只可

惜時間不夠啊.....

.....

解放軍到達石鼓洲，赤手空拳的居民根本不是解放軍的對手，解放軍以雷霆之勢把居民一一押下。

「队长，看不见暴徒首领。」

「搜！别让他们逃了！！」

在島的另一邊，廖孤容等人到達岸邊，正準備登上快艇離去。

「我都係唔走啦.....」駱天瑤說。

我皺著眉，「你留係度都無用。」

「我知.....但係我過唔到自己個關，我哋就咁樣走咗去，完全唔理班國民，咁其他人會點諗我哋？令到支持者心寒，我哋仲有咩本錢東山再起？」

的確，我們已經走進一個死局。

煩人說：「我留係度，你哋走。」

「唔得！要走一齊走，要留一齊留！」我說。

「不用让来让去了，你们都不用走。」那位專員步出，身後是幾十位解放軍。

我取出腰間手槍，指著他說：「就係你。」

「就是你。」專員說。

當我跟他對望後，就知道一直以來在背後制定戰術的人就是他。

「你哋上船先。」我輕聲說。

專員臉上掛著玩味的笑容，「不要干愚蠢的事。」

我用槍管對準他，「最多同你攞住一齊死。」

「放轻松点，我没有想过要杀你，你那么有用，只要你愿意为中国服务，我可以让你们全部都平安无事。」

「哼，你就想。」

面對眼前的困局我已經束手無策。

早在三個月前我已經在開發抵擋EMP的程式，只差最後幾個關鍵測試就能夠完成，只可惜上天就是

不肯多給我一點時間。

「把他们押下。」專員說。

只能夠放手一搏了。

「衝上船。」我說。

「吓？」眾人道。

「快啲去！」

我連開三槍，逼使解放軍們躲到石後，然後我用力踏在前方泥地一塊突兀平放的磚塊上，四周隨即傳來爆炸巨響。

我在島上各處都有埋下這種純機械式引爆器，只是想不到會有用得著的一刻。

我們走到快艇上，啟動引擎全速離去。

正當快艇駛出大海後，天空上就有密密麻麻的紅兵把我們包圍。

「投降吧。」一把專員的聲音從紅兵群發出。

我冷笑一聲，取出電話啟動入面的一個神秘應用程式，然後把電話掉到海中。

「對唔住，累咗你哋。」

「傻嘍，點可以咁講。」

紅兵降落在快艇上，為我們扣上手銬。

.....

洋紫荊公和國所有官員一一被捕，消息更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到全世界。

張景輝、林恨凡、林翠珍、黃聽易、司徒依風、王冰萍、梁訪凡、張語靈、駱天瑤、廖孤容一行十人被押進至香洲受審，當中九人被判以死刑，由於王冰萍一直以來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情報，故此無罪釋放。

在九人押進前往刑場時，一群武裝份子劫車，把九人搶走，在混戰當中林翠珍、司徒依風、林恨凡死於流彈之下，其餘六人下落不明。

事件發生後第五天，前警察聯盟公開承認責任。

一年後，當大家都忘記了洋紫荊公和國時，位於新界的上水發生了一件足以影響香港乃至中國未來的事。

廖氏祖屋。

「你仲返黎做乜？」老態龍鐘的老伯坐在椅子上問道。

我負手而立，「我需要你嘅幫助。」

「你依個忤逆仔！搞咗一壇蘇州屎出黎仲敢返黎搵我幫手？」

我取出一疊文件，「中共已經準備解決你哋依班原居民，依度係佢哋嘅計劃報告。」

「.....你點得返黎。」

「直接係中共政府資料庫拎出黎。」

「咁你想點？」

「我需要香港獨立。」

「哈.....我哋一班老骨頭點幫到你？」

我笑說：「幫到嘅。」

三個月後，一支名為香港革命軍的組織成立，針對香圳官員進行一系列恐怖襲擊，香圳慢慢變成一個戰場.....

* * * 第一部完 * * *

外傳：星星之火

外傳：星星之火

洋紫荊暴亂，由廖孤容為首的一場叛亂事件，史稱「香港的最後一次革命」，所謂的最後並不是以後都不再發生任何革命，而是在洋紫荊暴亂後，香港已經不復存在，香港將會完完全全變成「香圳」。

二零二八年一月一日。

距離洋紫荊共和國立國成立並滅國將近兩年，香港政府宣佈為了能夠提高香港的競爭能力，讓香港能夠跟中國有更緊密的合作和方便香港居民往返中港兩地，決定廢除香港島上的所有邊境關口，直接把香港島歸納到香圳的範圍之內，此舉惹來香港市民的強烈反對，市民認為此舉等同消滅了香港，又認為兩地法例不同，當中的壞處早已在「香圳先導計劃」中顯現，不過特首及一眾建制派議員仍然力撐廢關政策，認為長遠對香港來說甚有好處。

二零二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立法會已通過特首提出的《香圳關口取消的安排》，決定在二零二八年十二月前，把香港島的所有中國大陸關口取消，市民強烈反對。

二零二八年五月一日。

「民主戰線決定於五月六日，今個星期五舉行『護港大遊行』，警方已發出不反對通知……」

我關掉電話，坐在梳化上，一動不動。

「大遊行，有用咩？」

我不禁想起洋紫荊共和國成立前的兩年，我也有參加過由民間組織舉行的遊行，當年每七個人就有一個人願意走出來對抗暴政，認為只要有足夠人數就可以影響政府的決定，結果政府仍舊通過了逃犯移交條例修訂，自那天起，被移交到大陸的人不計其數，當中大部份都是曾經公開發表過反對政府或中央政府言論的異見人士，自此再沒有人夠膽公開批評政府。

沉重的無力感在社會上漫延，所有人都放棄了一切，直至到那十一位勇者。

以廖孤容為首的十一人，成功在石鼓洲立國，建立了屬於香港人的洋紫荊共和國，只可惜最終都是受不住中國軍隊的攻擊，功敗垂成，創始成員死的死、失蹤的失蹤，自此，再沒有人有勇氣站出來，而中國政府更加強了對香港人的箝制。

有人說廖孤容等人是暴民，不應該把香港變成戰場，應該要採用和平的方式去爭取。

和平？

和平為我們爭取了甚麼？

或許甚麼都沒有。

想著想著，我竟然流出一滴眼淚，假若我有廖孤容的能力，假若我有對抗政府的力量，假若……唉，那麼我就不用坐在這裡。無能的我只能夠不斷思考，越是思考，越是無力。

我拿起電話。

「……警方呼籲遊行人士要保持克制，為免出現意外，於遊行當日警方將會出動『國防系統』，必要時將會用國防系統來控制人群……」

我再一次關上電話。

「遊行係我唯一可以做嘅事。」

我知道和平的遊行不會帶來甚麼改變，我亦知道香港最終都會變成香圳，我更知道我是如此無力、無能的普通人，不過我不想放棄，哪怕是一絲機會我都要用盡力氣抓住，因為只要抓住那一絲希望，我才有能力在昏暗的未來中走下去……

走得下去吧？

二零二八年五月六日。

護港大遊行，剛巧是洋紫荊共和國立國兩周年，是刻意的安排還是命運的玩笑？

民主戰線宣布大會服裝是黑色衫，多個地鐵車站已實施人流管制，人數眾多，黑壓壓一片的人群皆身穿黑衣，每個人的臉上都掛著輕鬆的表情，彷彿正準備參加一場盛宴，箇中反差讓人感到壓抑。

很多人結伴成群，看來只有我是孑然一人。

朋友們要不已成家立室，要不已移民或將會移民，隨著年紀漸長，大家之間的分別越來越大，不再是以往懷著赤子之心的親密朋友。

我沒有怪責他們，每個人所背負的都不同，我這類沒有背負的人，作出決策的難度比起其他人要低得多。

在抵達遊行起點——維園前，我已經從網上得知銅鑼灣和天后的車站已塞滿了人，部份列車更不會停在這兩個站，所以我決定先在炮台山下車，從後方加入遊行隊伍。

炮台山人很多，職員還開了特別的出口讓人出站。

一整街都是黑衣人。

我看見對面有一條行車線被遊行人事佔據了，於是跟著人群走過對面，加入隊伍一起往維園推進。

或許遊行改變不了，不過身處遊行隊伍之中，令我感到我不是孤單一人，在我身旁的人都是同路人，這些同路人來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的政治理念或有所不同，所支持的方法亦有差別，不過大家都

是因為愛香港才會走出來，我們都不希望香港死亡，不希望香港人變成歷史中的名詞。

很熱，很累，很辛苦。

從下午走到晚上，從炮台山走到政府總部，一路上有著不少口號呼喊，階段掌聲，我知道這些東西都不會為我們爭取到想要的結果，不過可以幫遊行人士宣洩情感。

我們都是卑微的市民，只能享受卑微的安慰。

大會宣布遊行人數有一百四十多萬，不少人是從新界和九龍島等已屬於香圳的地方過境過來支持遊行，特首隨即透過政府新聞處重申《香圳關口取消的安排》是事在必行，希望市民理解。

哈，果然是沒有用。

將近十點，我離開了政總，畢竟明早還要六點起身上班。

走了一天，果然沒有用。

我才剛踏入地鐵就聽到出面發生了衝突，急需人手，我想了一想，在剎那間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或者該說想起了很多後果，嚴重的後果。

要退嗎？

我沒有負擔，我還要退嗎？

香港人還有退的本錢嗎？

在車門關上的前一刻我跳出車外，一枝箭的跑回政總。

他們需要我。

回到戰場，人數跟下午有很大差別，只剩下大約一千多人，縱然人數不多，大家的心卻更為靠在一起。

零星衝突不斷展開。

我們且戰且退，嘗試佔據馬路、嘗試衝向立法會、嘗試.....奈何裝備、人數、戰術都有著天大差距，我們實在無力反抗了。

逃的逃，被抓的被抓，連同我在內的最後幾百人中了警方的布袋戰術，被他們包圍起來。一張張凶神惡煞的臉，把我們圍堵在狹小的空間。

有人哭了，更多的人沉默了。

眼前的人是警察，也是香港人，不過.....他們是香港人嗎？他們還是人嗎？

警察把我們當成死敵，斥命我們通通坐下並脫下口罩，接著不斷進行言語上和肢體上的折磨。

完了？

未完。

我知道這只是個開始，星星之火經已亮起，接下來必會燎原。

* * * 《外傳：星星之火》完 * * *